

PL
2722

U2L5

1869

v.8









聊齋志異新評卷八

淄川 蒲松齡 畱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封三娘

范十一娘曠城祭酒之女少艷美風雅尤絕父母鍾愛
之求聘者輒令自擇女恒少可會上元日水月寺中諸
尼作盂蘭盆會是日游女如雲女亦詣之方隨喜間一
女子步趨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
己入愛緣



氣味相投
一見如故
贈編獻紆
古君子交
友之道乃
在裙釵

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女子微笑曰姊非范十一娘乎
荅曰然女子曰久聞芳名人言果不虛謬十一娘亦審
里居女荅言妾封氏第三近在鄰村把袂歡笑辭致溫
婉遂大相愛悅依戀不捨十一娘問何無伴侶曰父母
早世家中止一老嫗畱守門戶故不得來十一娘將歸
封凝眸欲涕十一娘亦惘然遂邀過從封曰娘子朱門
繡戶妾素無葭莩親慮致譏嫌十一娘固邀之荅俟異
日十一娘乃脫金釵一股贈之封亦摘髻上綠簪爲報
十一娘旣歸傾想殊切出所贈簪非金非玉家人都不

能遠譏嫌而不肯扳授富貴品高識卓所謂矯矯雲中鶴者得友如此可以無憾

之識甚異之日望其來悵然遂病父母訐得故使人於近村諮訪並無知者時值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倩侍兒強扶窺園設礮東籬下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呼曰接我以力侍兒從之驀然遂下十一娘驚喜頓起曳坐礮間責其負約且問所來荅云妾家去此尚遠時來舅家作耍前言近村者緣舅家耳別後懸思頗苦然貧賤者與貴人交足未登門先懷慚忤恐爲婢僕下眼覷是以不果來適經牆外過聞女子語便一攀望冀是娘子今果如願十一娘因述病源封泣下如雨

豈不夙夜
畏行多露
君子防未
然封之先

因曰妾來當須祕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
十一娘諾偕歸同榻快與傾懷病尋愈訂爲姊妹衣服
履烏輒互易著見人來則隱匿夾幙間積五六月公及
夫人頗聞之一日兩人方對奕夫人掩入諦視驚曰真
吾兒友也因謂十一娘閨中有良友我兩人所歡胡不
早白十一娘因達封意夫人顧謂二娘伴吾兒極所忻
慰何昧之封羞暈滿頰默然粘帶而已夫人去封乃告
別十一娘苦留之乃止一夕自門外忽倉皇奔人泣曰
我固謂不可留今果遭此大辱驚問之曰適出更衣一

見可愛可
敬

悲悅如失
伉儷離魂
別恨落月
屋梁無限
相思只此
六字包括
殆盡

少年丈夫橫來相干幸而得逃如此復何面目十一娘
細詰形貌謝曰勿須怪此妹癡兄會告夫人杖責之封
堅辭欲去十一娘請待天曙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
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之行半
里許辭謝自去婢返十一娘伏牀悲宛如失伉儷後數
月婢以故至東村暮歸遇封女從老嫗來婢喜拜問封
亦惻惻訊十一娘與居婢捉袂曰三姑過我我家姑姑
盼欲死封曰我亦思妹但不樂使家人知歸啟園門我
自至婢歸告十一娘十一娘喜從其言則封已在園中

絕大議論
又能獨具
隻眼賞識
於貧賤之
中祭酒殊
愧此女

知其貧不
可爲可以

矣。相見各道間。潤綿綿不寐。視婢子眠熟。乃起移與十

一娘同枕。私語曰。妾固知妹子未字。以才色門地何患。

無貴介壻。然統袴兒。敖不足數。如欲得佳耦。請無以貧。

富論。十一娘然之。封曰。舊年邂逅處。今復作道場。明日

再煩一往。當令見如意郎君。妾少讀相人書。頗不參

差。昧爽封卽去。約俟蘭若。十一娘果往。封已先在眺覽。

一周。十一娘便邀同車。攜手出門。見一秀才。年可十七

八。布袍不飾。而容儀俊偉。封潛指曰。此翰苑才也。十一

娘畧睨之。封別曰。妹子先歸。我卽繼至。入暮果至。曰。我

十一娘之
顯慧亦重
世情可歎
紅顏薄命
古今人多
受此害不
有閨中良
友他日澄
海遠成真
箇玉葬香
埋矣
經權常變
之間斟酌
既當則死
生以之再
一轉念則
滋惑而氣
餒矣前古

適物色甚詳其人即同里孟安仁也十一娘知其貧不
以為可封曰妹子何亦墮世情哉此人苟長貧賤者余
當扶眸子不復相天下士矣十一娘曰且為奈何曰願
得一物持與訂盟十一娘曰姊何草草父母在不遂如
○權須○有大○職○大○力○不○大○患○終○不○遂○而○日○易○人○於○邪○此
何封曰此為正恐其不遂耳志若堅任死何可奪也十
可○與○權○必○從○可○與○立○而○至○權○願○可○易○言○哉
一娘必不可封曰娘子姻緣已動而魔劫未消所以故
來報前好耳請即別當以所贈金鳳釵矯命贈之十一
娘方謀更商封已出門去時孟生貧而多才意將擇耦
故十八猶未聘也是日忽睹兩艷歸涉冥想一更向盡

失身敗名
之人正坐

此病

自荐荐人
用古雅切

得釵而矢
終鰥失釵

而矢必死

生固守義

女亦守貞

如此方不

負矯命贈

釵之人如

此乃益見

矯命贈釵

之力

封三娘款門而入燭之識爲日中所見喜致詰問曰妾

封氏范十一娘之女伴也生大悅不暇細詰遽前擁抱

封拒曰妾非毛遂乃曹邱生十一娘願締永好請倩冰

也生愕然不信封乃以簪示生生喜不自已矢曰勞眷

注若此僕不得十一娘宵終鰥耳封遂去生詰旦晚鄰

媼詣范夫人夫人貧之竟不商女立便却去十一娘知

之心失所望深怨封之悞已也而金釵難返只須以死

矢之又數日有某紳子求婚恐不諧浼邑宰作伐時某

方居權要范公心畏之以問十一娘不樂母詰之默默

爲其不就
而乃亡爲

不言但有涕淚使人潛告夫人非孟生死不嫁公聞益

怒竟許某紳家且疑十一娘有私意於生遂涓吉速成

禮十一娘忿不食日惟耽臥至親迎之前夕忽起攬鏡

自妝夫人竊喜俄侍女奔白小姐自經舉宅驚涕痛悔

無及三日遂葬孟生自鄰媪反命憤恨欲絕然遙遙探

訪妄冀復挽察知業有主忿火中燒萬慮俱斷矣未幾

聞玉葬香埋慘然悲喪恨不從麗人俱死向晚出門意

將乘昏夜一哭十一娘之墓歔有一人來近之則封三

娘向生曰喜姻好可就矣生泣然曰卿不知十一娘亡

其亡而乃
恨不就孰
意其可就
者正以其
亡然此猶
以成敗論
也當亡而
亡即令不
就亦終必
亡謂其志
之已遂雖
不就猶就
也

汗牛充棟
濫漫無若

耶。封曰。我所謂就者。正以其亡可急。喚家人發塚。我有
異藥。能令蘇生。從之。發墓。破棺。復掩其穴。生自負尸。與
三娘俱歸。置榻上。投以藥。踰時。而蘇。顧見三娘。問此何
所。封指生曰。此孟安仁也。因告以故。始如夢醒。封懼漏
洩。相將去。十五里。避匿山村。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
伴。使別院居。因貨殉葬之飾。用爲資度。亦將小有。封每
遇生來。輒走避。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
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封曰。妾少得異訣。吐納可
以長生。故不願嫁耳。十一娘笑曰。世傳養生術。汗牛充

所傳非真
訣雖博稽
載籍何益
乎養生術
特其小者
耳

一人愛緣
便落情障
如繭自纏
何時解脫

棟行而效者誰也封曰妄所得非世人所知世所傳者
並非真訣惟華陀五禽圖差為不安凡修煉家無非欲
血氣流通耳若得厄逆症作虎形立止非其驗耶十一
娘陰與生謀使偽為遠出者入夜強勸以酒既醉生潛
入汚之三娘醒曰妹子害我矣倘色戒不破道成當升
第一天今墮奸謀命耳乃起告辭十一娘告以誠意而
哀謝之封目實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
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
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夫
時○解○脫

決然而去
魔不更生
則當下便
是飛昇矣
借封言作
結便省却
無數筆墨

妻驚歎久之。逾年生鄉會果捷。官翰林。投刺謁范公。公
愧悔不見。固請之。乃見生入。執子婿禮。伏拜甚恭。公大
怒。疑生儼薄。生請問具道情事。公不深信。使人探諸其
家。方大驚。言陰戒勿宣。懼有禍變。又二年。某紳以關節
發覺。父子充遼海軍。十一娘始歸甯焉。

其不爲充軍。猶皆望希。

閨中有良友而針砭藥石。生死不渝。遂致嘉耦終諧。
不陷於權要。古人出處之大節。每得諸良朋規戒之
間。若十一娘之於封。所謂因不失其親者也。足以爲
法矣。

五禽圖

後漢華陀傳陀謂吳音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曰虎鹿熊猿鳥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

上元

見卷一

尼

見卷三

孟蘭盆會

夢華錄中元節以竹竿所成二脚高

三五尺上織燈蒿之狀謂之——掛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孟蘭盆經目連比邱見其亡母生餓鬼

中卽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為火炭目連大叫馳還自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

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

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為施主咒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後人因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削竹

裁絨剪綵模花果之形極工妙之巧○按天竺云孟蘭盆此言倒懸救器也謂目連救母餓厄如解倒懸

之具今人遂飾

隨喜

見卷一

朱門

見卷一

葭莩親

見

二嬰

飛短流長

食味于盆誤矣

更衣

史記灌夫傳出乃起

一以寒暖或變也○按此一如貴介見卷四伉儷

見卷二 統袴見卷六道場見卷五蘭若見卷一物色

見卷一 毛遂更記平原君傳秦攻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于楚君約其門下食客與俱

一自薦君曰賢者譬之錐處囊中其未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聞也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

耳若早處囊中乃脫穎見卷一倩冰見卷二

而出非特未見而已 曹邱生見卷一倩冰見卷二

涓吉見卷三玉葬香埋玉溪編事孟蜀時秦川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

石刻曰隋開皇三年渭州刺史張崇妻英皇見卷三

吐納見卷五汗牛充棟柳宗元陸文通墓表其為書

刺見卷一關節見卷二

狐夢

余友畢怡庵。儻不羣豪。縱自喜貌豐肥。多髭士林知名。嘗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別業。休憩樓上。傳言樓中故多狐。畢每讀青鳳傳。心輒向往。恨不一遇。因於樓上攝思。凝想。旣而歸齋。日已寢暮。時暑月燠。熱當戶而寢。睡中有人搖之。醒而却視。則一婦人。年逾不惑。而風韻猶存。畢驚起。問其誰。何笑曰。我狐也。蒙君注念。心竊感納。畢聞而喜。投以嘲謔。婦笑曰。妾齒加長矣。縱人不見。惡先自慚沮。有小女及笄。可侍巾櫛。明宵無寓人於室。當

即來言已而去。至夜焚香坐伺。婦果攜女至。態度嫵婉。曠世無匹。婦謂女曰。畢郎與有宿分。即須畱止。明旦早歸。勿貪睡也。畢與握手入幃。款戀備至。事已。笑曰。肥郎癡重。使人不堪。未明即去。既夕自來。曰。姊妹輩將爲我賀。新郎明日即屈同去。問何所。曰。大姊作筵主。去此不遠也。畢果候之。良久不至。身漸倦。情纔伏案。頭女忽入。曰。勞君久伺矣。乃握手而行。奄至一處。有大院落。直上中堂。則見燈燭熒熒。燦若星點。俄而主人出。年近二旬。淡妝絕美。歛衽稱賀。已將踐席。婢入曰。二娘子至。見一

噶噶小語
戲而成趣

女子入年可十八九笑向女曰妹子已破瓜矣新郎頗
如意否女以扇擊背白眼視之二娘日記兒時與妹相
撲爲戲妹畏人數脇脅遙呵手皆卽笑不可耐便怒我
謂我當嫁樵僊國小王子我謂婢子他日嫁多髭郎刺
破小吻今果然矣大娘笑曰無怪三娘怒詛也新郎在
側直爾憨跳頃之合尊促坐晏笑甚懽忽一少女抱一
貓至年可十一二雛髮未燥而艷媚入骨大娘曰四妹
妹亦要見姊文耶此無坐處因提抱膝頭取肴果餌之
移時轉置二娘懷中曰壓我脛股酸痛二姊曰婢子許

大身如百鈞重。我脆弱不堪。既欲見姊夫。姊夫故壯偉。肥膝耐坐。乃捉置畢懷。入懷香爽。輕若無人。畢抱與同杯飲。大娘曰。小婢勿過飲。醉失儀容。恐爲姊夫所笑。少女孜孜展笑。以手弄貓。貓戛然鳴。大娘曰。尚不拋却。抱走蚤蝨矣。二娘曰。請以貓奴爲令。執箸交傳。鳴處則飲。衆如其教。至畢。輒鳴畢。故豪飲。連舉數觥。乃知小女故故捉令鳴也。因大喧笑。二姊曰。小妹子歸休。壓煞郎君。恐三姊怨人。小女郎乃抱貓去。大姊見畢善飲。乃摘髻子貯酒。以勸視髻。僅容升許。然飲之。覺有數斗之多。比

荷蓋蓮杯
相映新雅

羅襪一鉤
會聞蓮步
矣幻作小
杯奇而雅
切

乾視之則荷蓋也。二娘亦欲相酬，畢辭不勝酒。二娘出
一口脂合子，大如彈丸，酌日既不勝酒，聊以示意。畢視
之一吸，可盡。接吸百口，更無乾時。女在傍以小蓮杯易
合子去，曰：勿爲奸人所弄。置合案上，則一巨鉢。二娘曰：
何預汝事？三日郎君便如許親愛耶？畢持杯向口立盡。
把之賦軟，審之非杯，乃羅襪一鉤，襯飾工絕。二娘奪罵
曰：娼婢何時盜人履子去？怪道足冰冷也。遂起入室，易
烏女酌畢，離席告別。女送出村，使畢自歸。瞥然醒寤，竟
是夢景。而鼻口醺醺酒氣，猶濃異之。至暮，女來曰：昨宵

在人自悟
凡學問之
道莫不皆
然專求指
誨便是下
著

機事不密
則害成坦
直人每多
誤事

未醉死即畢言方疑是夢女曰姊妹怖君狂譟故托之
夢實非夢也女每與畢弈畢輒負女笑曰君日嗜此我
謂必大高著今視之只平平耳畢求指誨女曰弈之爲
術在人自悟我何能益君朝夕漸染或富有異居數月
畢覺稍進女試之笑曰尚未尚未畢出與所嘗共弈者
游則人覺其異咸奇之畢爲人坦直胸無宿物微洩之
女已知責曰無惑乎同道者不交狂生也屢囑慎密何
尚爾爾佛然欲去畢謝過不遑女乃稍解然由此來寢
疎矣積年餘一夕來兀坐相向與之弈不弈與之寢不

狐欲作傳
人狐亦過
人遠矣

良言也余
願終身佩
之
筆墨有光
而僅得之
狐以揶揄
語為自譽
其簡兮碩
人之意歟

寢悵然良久曰君視我孰如青鳳曰殆過之曰我自慚
弗如然聊齋與君文字交請煩作小傳未必千載下無
愛憶如君者畢曰夙有此志曩遵舊囑故祕之女曰向
為是囑今已將別復何諱問何往曰妾與四妹為西王
母徵作花鳥使不復得來畢求贈言曰盛氣平過自寡
遂起捉手曰君送我行至里許灑涕分手曰彼此有志
未必無會期也乃去康熙二十一年臘月十九日畢子
與余抵足綽然堂細述其異余曰有狐若此則聊齋之
筆墨有光矣遂志之

為讀青鳳傳凝想而成則遇女即夢也設筵作賀而更託之夢復以為非夢非夢而夢夢而非夢何者非夢何者非非夢畢子述夢自知其夢而非夢聊齋志夢則謂其非夢而非非夢

畢怡菴

倜儻

見卷一狐嫁女

刺史公

見卷二祝翁

及笄

見卷

一青

破瓜

孫綽碧玉歌碧玉一者謂二人也蓋以瓜剖四界

鳳

堅瓠集

其形兩八字故女白眼見卷四

子初破體曰

其形兩八字故女白眼

見卷四

焦僥國

史記孔子世

家

人

長三尺短

胸無宿物

世說謝仁祖云庾

赤玉

西王母

見卷七輩

之至也

仙花鳥使

天中記唐天寶中選六官風

流艷態者名

一一主宴

章阿端

衛輝戚生少年蘊藉有氣敢任時大姓有巨第白晝見鬼死亡相繼願以賤售生廉其直購居之而第濶人稀東院樓亭蒿艾成林亦姑廢置家人夜驚輒相譁以鬼兩月餘喪一婢無何生妻以暮至樓亭旣歸得疾數日斃家人益懼勸生他徙生不聽而塊然無偶擗慄自傷婢僕輩又時以怪異相聒生怒盛氣襆被獨臥荒亭中留燭以覘其異久之無他亦竟睡去忽有人以手探破反復捫搦生醒視之則一老大婢攣耳蓬頭擁腫無度

生知其鬼。捉臂推之。笑曰。尊範不堪承教。婢慚。斂手蹀躞而去。少頃。一女郎自西北隅出。神情婉妙。闐然至燈下。怒罵何處狂生。居然高臥。生起笑曰。小生此間之第主候卿討房稅耳。遂起裸而捉之。女急遁。生先趨西北隅。阻其歸路。女既窮。便坐牀上。近臨之。對燭如仙。漸擁諸懷女。笑曰。狂生不畏鬼耶。將禍爾死生。強解裙襦。則亦不甚抗拒。已而自白妾章氏。小字阿端。悞適蕩子。剛愎不仁。橫加折辱。憤悵天逝。瘞此二十餘年矣。此宅下皆墳冢也。問老婢何人。曰。亦一故鬼。從妾服役。土有生

氣何以不
餒剛則不
餒氣何以
能剛慾則
不剛剛者
天人欽矚
之鬼何敢
犯威生未
必及此然
有氣敢任
則亦不餒
怯矣鬼焉
得侮弄之

人居則鬼不安於夜室。適合驅君耳。問捫縣何爲笑曰。此婢三十年未通人道。其情可憫。然亦太不自諒矣。要之餒怯者。鬼益侮弄之。剛腸者不敢犯也。聽鄰鐘響。斷著衣下牀。曰。如不見猜。夜當復至。入夕果至。綢繆益墮。生曰。室人不幸。殂謝。感悼不釋。於懷。卿能爲我致之否。女聞之。益感曰。妾死二十年。誰一致念憶者。君誠多情。妾當竭力。然聞投生有地矣。不知尙在冥司否。逾夕告生曰。娘子將生貴人家。以前生失耳環。墜婢婢自盜死。此案未結。以故遲留。今尙寄藥王廊下。有監守者。妾使

內妻外室
新亡故鬼
連牀共枕
徹夜盡歡
雖曰剛腸
亦烏足取

婢往行賄。或將來也。生問卿何閒散。曰。凡枉死鬼。不自
投見閻摩天子。不及知也。二鼓向盡。老婢引生妻而至。
生執手大悲。妻含涕不能言。女別去。曰。兩人可話契濶。
另夜請相見也。生慰問婢死事。妻曰。無妨結矣。上牀。偃
抱款若生平之歡。由此遂以爲常。後五日。妻忽泣曰。明
日將赴山東。乖離苦長。奈何。生聞言。揮涕流離。哀不自
勝。女勸曰。妾有一策。可得暫聚。共收涕詢之。女請以錢
紙十提。焚南堂杏樹下。持賄押生者。俾緩時。日生從之。
至夕。妻至。曰。幸賴端娘。今得十日聚。生喜。禁女勿去。留

押生之責
不小以賄
緩生且以
重貽而以
他鬼生弊
亦甚矣

鬼而畏嚮
殆亦鬼自
餒怯而嚮
乃侮弄之
耳使端娘
不改節泉

與連牀暮以管曉惟恐懽盡過七八日生以限期將滿
夫妻終夜哭問計於女女曰勢難再謀然誠爲之非冥
資百萬不可生焚之如數女來喜曰妾使人與押生者
關說初甚難既見多金心始搖今已以他鬼代生矣自
此白日亦不復去合生塞戶牖燈燭不絕如是年餘女
忽病瘖悶懊懷恍惚如見鬼狀妻撫之曰此爲鬼病生
曰端娘已鬼又何鬼之能病妻曰不然人死爲鬼鬼死
爲嚮鬼之畏嚮猶人之畏鬼也生欲爲聘巫醫曰鬼何
可以人療鄰媼王氏今行術於冥間可往召之然去此

下
甕敢犯
乎

十餘里。妾足弱不能行。煩君焚芻馬生從之。馬方燕。卽見女婢牽赤驪授綬。庭下轉瞬已杳。少間與一老嫗疊騎而來。繫馬廊柱。嫗入。切女十指。旣而端坐。首獨倮作態仆地。移時蹶而起曰。我黑山大王也。娘子病大篤。幸遇小神。福澤不淺哉。此業鬼爲殃。不妨不妨。但是病有疹。須厚我供養金百錠。錢百貫。盛筵一設。不得少缺。妻一一敷應。嫗又仆而蘇。向病者呵叱乃已。旣而欲去。妻送諸庭外。贈之以馬。欣然而去。入視女郎似稍清醒。夫妻大悅。無問之女。忽言曰。妾恐不得再履人世矣。合目

拉生同臥
是益觸驚
之怒也能
不死乎

業鬼果索
命去黑山
大王竟不
能爲力巫
覡欺人陰
陽一轍可
笑之甚

輒見冤鬼命也因泣下越宿病益沈殆曲體戰慄若有
所睹拉生同臥以首投懷似畏撲捉生一起則驚呼不
甯如此六七日夫妻無所爲計會生他出半日而歸聞
妻哭聲驚問則端娘已斃牀上委脫猶存啟之白骨儼
然大慟以生人禮葬於祖墓之側一夜妻夢中嗚咽搖
而問之荅云適夢端娘來言其夫爲響鬼怒其咬節泉
下銜恨索命去乞我作道傷生早起卽將好教妻止之
日度鬼非君所可與力也乃起去踰刻而來曰余已命
人邀僧侶當先焚錢紙作用度生從之日方落僧衆畢

情之所鍾
一句自結
也卽以結
端娘

集金饒法鼓一如人世妻每謂其聒耳生殊不聞道場
旣畢妻又夢端娘來謝言冤已解矣將生作城隍之女
煩爲轉致居三年家人初聞而怛久之漸習生不在則
隔窗啟稟一夜向生啼曰前押生者今情弊漏洩按責
甚急恐不能久聚矣數日果疾曰情之所鍾本願長死
不樂生也今將永訣得非數乎生皇遽求策曰是不可
爲也問受責乎曰薄有所罰然偷生罪大偷死罪小言
訖不動細審之面龐形質漸就漸滅矣生每獨宿亭中
冀有他遇終亦寂然人心遂安

故鬼

見卷二張誠

關說

見卷五仇大娘

人死為鬼鬼死為響

五音集韻

字貼下門上一切鬼崇遠離千里響音積○按通典

響司刀鬼名漸獨依集韻下音蛻委見卷一道場

耳一名槍耳 見卷五 城隍 見卷一 永訣 見卷一 李伯言 蓮香

花姑子

安幼輿陝之拔貢為人揮霍好義喜放生見獵者獲禽

輒不惜重直買釋之會舅家喪葬往助執紼暮歸路經

華嶽迷竄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見燈火趨投之

數武中歛見一叟僵僂曳杖斜徑疾行安停足方欲致

非必揮霍
而后為義
然好義者
斷未有不
揮霍

待之入矣

非好義放生之德早已入高壯閑閑之世家矣茅廬湫隘何從下榻

不待問而先睹已早知其為安矣

問叟先詰誰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燈火處必是山村將

以投止叟曰此非安樂鄉幸老夫來可從去茅廬可以

下榻安大悅從行里許睹小村叟扣荆扉一嫗出啟關

○意○若○曰○候○滑○恩○上○求○耶○故○付○曰○睹○也○

曰郎子來耶叟曰諾既入則舍宇湫隘叟挑燈促坐便

此是於○安前道其所以喚女

命隨事具食又謂嫗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

○酒之恣莫詔作告嫗以安語

步可喚花姑子來釀酒俄女郎以饌具入立叟側秋波

斜眄安視之芳容韶齒殆類天仙叟顧令煨酒房西隅

有煤爐女即入房撥火安問此公何人荅云老夫章姓

七十年止有此女家少婢僕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見

落落大方
蓋安之名
已耳熟之
安之恩已
心銘之不
待喚來醺

子幸勿哂之。安問婿家何里。荅云：尚未安贊其慧麗，稱不容口。叟方謙挹，忽聞女郎驚號，曳奔入，則酒沸火騰。叟乃救止，訶曰：「老大婢，濡猛不知耶？」回首見爐傍有蜀心插紫姑，未竟。又訶曰：「髮蓬蓬許裁如嬰兒，持向安曰：『貧此生涯，致酒沸騰。蒙君子獎譽，豈不羞死。』」安審諦之，睂目袍眼，製甚精工。贊曰：「近見戲亦見慧心，斟酌移時。」○君○非○他○人○所以○親○之○也○安○之○情○動○則○非○比○父○女○所○女頻來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澁。安注目情動，忽聞嫗○逆○料○矣○呼叟便去。安覩無人，謂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把壺向火默若，不聞。屢問不對。生

酒時始聞
此非他人
之語也
語若不聞
厲色疾呼
經也從容
向父為郎
君掩權也
女子曷可
權有報恩
之心積於
中也安自
門出其父
目睹不為
掩飾則狂
耶入闔何
為是使其

漸入室女起厲色曰任郎入闔將何為生長跼哀之女
奪門欲出安暴起要遮狎接劇亟女顫聲疾呼叟僂遽
入門安釋手而出殊切愧懼女從容向父曰酒復湧沸
去○終○是○根○恩○之○志○多○
非郎君來壺子融化矣安聞女言心始安安益德之魂
魄顛倒喪所懷來於是偽醉離席女亦遂去叟設裯褥
闔扉乃出安不寐未曙呼別至家卽挽交好者造廬求
聘終日而返竟莫得其里居安遂命僕馬尋途自往至
則絕壁巉巖竟無村落訪諸近里則此姓絕少失望而
更○非○所○料○
歸並忘食寢由此得昏瞢之疾啖湯粥則唾咯欲吐

得正其權也猶大經也方圖報恩而人且爲我死彼則實癡於此而起置之是恩而仇視之矣惠然肯來焉知其不聞有命耶

潰亂中輒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終夜環伺之氣勢咄
○癡兒○淺至于死○則服○恩者不悔○不來矣
危一夜守者困怠並寐生矇矓中覺有人揣而抗之畧
開眸則花姑子立牀下不覺神氣清醒熟視女郎潛潛
涕墮女頷頭笑曰癡兒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
兩手爲按太陽穴安覺腦腑奇香穿鼻沁骨按數刻忽
覺汗滿天庭漸達肢體小語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
日當復相望又於繡袿中出數蒸餅置牀頭悄然遂去
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捫餅啗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
常遂盡三枚又以衣覆餘餅情騰酣睡辰分始醒如釋

癡郎謝巫
一語其情
溢於言外
而卽以不
能永諧絕
之則其所
云報恩者
非以色實
以德也以
德則情真
情真則才
必永諧琴
瑟而不可
謂非琴瑟

重負三日餅盡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慮女來不得
其門而入潛出齋庭悉脫扇鍵未幾女果至笑曰癡郎
子不謝巫耶安喜極抱與綢繆恩愛甚至已而曰妾冒
險蒙垢所以故來報重恩耳實不能永諧琴瑟幸早別
圖安默默良久乃問曰素昧生平何處與卿家有舊實
所不憶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屢屢
夜奔固不可常諧伉儷亦不能安聞言邑邑而悲女曰
必欲相諧明宵請臨妾家安乃收悲以忻問曰道路遼
遠卿纖纖之步何遂能來曰妾固未歸東頭龔媼我姨

遠徙云者
殆欲以絕
其念也試
思請臨其

行爲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與同寢但覺氣
息肌膚無處不香問曰熏何薌澤致侵膚骨女曰妾生
來便爾非由熏飾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別安慮迷途女
約相候於路安抵暮馳去女果同待偕至舊所叟媼歡
逆酒肴無佳品雜具藜藿既而請客安寢女子殊不瞻
顧頗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寢致勞久
待浹洽終夜謂安曰此宵之會乃百年之別安驚問之
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將遠徙與君好合盡此夜耳安
不忍釋俯仰悲愴依戀之間夜色漸曙叟忽闖然人罵

家者何故
昏夜同待
者何故叟
媼歡逆者
何故浹洽
終夜忽然
訴別者何
故或以夜
色漸曙叟
聞入驚散
鴛鴦憐女
受詈如此
觀書便是
瞎子便是
駭子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八

遲○而○乃○渴○大○入○即○勿○破○此○藉○過○也○
○原○只○要○其○草

曰婢子玷我清門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去叟

草○奔○去○所○以○亦○出○
○原○只○要○其○藉○奔○而○日○所

亦出且行且言安驚屏選怯無以自容潛奔而歸數日

以○必○待○天○漸○曙

徘徊心景殆不可過因思夜往踰牆以觀其便與固言

○前○已○洩○矣○何○曾○加○譴○

有恩即令事洩當無大譴遂乘夜竄往蹠蹠山中迷悶

不知所往大懼方覓歸途見谷中隱有舍宇喜詣之則

閉闔高壯似是世家重門尚未扃也安向門者詢章氏

之居有青衣人出問昏夜何人詢章氏安曰是吾親好

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無問章也此是渠姪家花姑即

今在此容傳白之人未幾即出邀安纔登廊舍花姑趨

纔入安樂
鄉便到黑
甜鄉生為
偷香之人
死作羶腥
之鬼

女胡為乎
來是非從
父遠徙者
耶是非被
父辱罵者
耶何以復

出迎謂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同牀寢少
者不同
間攜手入幃安問家何別無人女曰始他出謂妾代守
幸與郎遇豈非夙緣然俱傍之際覺甚羶腥心疑有異
女抱安頸遽以舌舐鼻孔徹腦如刺安駭絕急欲逃脫
而身若巨縋之縛少時惛然不覺矣安不歸家中逐者
窮人跡或言暮過於山徑者家人入山則見裸死危厓
此時才是一索絕
下驚怪莫察其由鼻歸眾方聚哭一女郎來弔自門外
噉啣而入撫尸捺鼻涕泗滂沱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
至此痛哭聲嘶移時乃已告家人曰停一七勿殮也眾

得冒隙蒙
垢直入門
而撫尸痛
哭也天乎
天乎何愚
冥至此謂
爲女之言
可也謂其
父之言亦
可也

不知何人。方將啟問。女傲不爲禮。含涕溼出。顧之不顧。尾其後。轉眸已渺。羣疑爲神。謹遵所教。夜又來哭如昨。至七夜。安忽甦。反側以呻。家人盡駭。女子入相向。嗚咽。安舉手揮衆令去。女取山草一束。燂湯升許。卽牀頭進之。頃刻能言。歎曰。再殺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時。所見燈光。卽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勿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驚怪。君五年前曾於華山道上買獵麋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卽妾父也。前言大德。蓋以此故。

壞道求代
幸而得當
彼實生我
我亦生之
叟之報恩
已無愧矣
獻術擒蛇
業行損七
彼為我死
我亦死之
女之報情
亦無負矣
脫然而去
遂釋塵緣
仙乎仙乎
何從窺其

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與父訟諸閭摩王閭摩
王弗善也父願壞道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當今之選
逅幸耳然君雖生必且痿痺不仁得蛇血合酒飲之病
乃可除生銜恨切齒而慮其無術可以擒之女曰不難
但多殘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飛升其穴在老嵬中可於
晡時聚茅焚之外以強弩戒備妖物可得言已別曰妾
不能終事實所哀慘然為君故業行已損其七幸閨宥
也月來覺腹中微動恐是孽根男與女歲後當相寄耳
流涕而去安經宿覺腰下盡死爬抓無所痛癢乃以女

蹤跡

得男亦放
生之報

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熾火穴中有巨白蛇衝燄而出。數弩齊發射殺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數百頭皆焦臭。家人歸以蛇血進安服。三日兩股漸能轉側。半年始起。後獨行谷中遇老媪以紉席抱嬰兒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方欲問訊。譬不復見。啟視之男也。抱歸竟不復娶。

異史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非定論也。蒙恩銜結。至於沒齒。則人有慚於禽獸者矣。至於花姑始而寄慧於憨。終而寄情於憨。乃知憨者慧之極。憨者情

之至也仙乎仙乎

揮霍

見卷三道士

執紼

禮檀弓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墳皆執紼注引棺索也

武

見卷一

僵僂

見卷二張誠

下榻

見卷三

湫隘

左傳昭三年子之宅近市

也

一器塵不可以居注一下

醜酒

詩小雅一有蕕傳謂以窪取酒也

紫姑

神判楚歲時記望夕迎一

嫣然

見卷二

村落

見卷

二鳳陽士人

阽危

離騷一余首而一死又前漢食貨志安有為天下

惔惔

見卷三

青衣

見卷一

扁嬌娜

伉儷

見卷二

悒悒

見卷三

青衣

見卷一

矜

家

見卷一

奔波

見卷二

鼻

見卷一

起死人而肉白

賈兒

骨

左傳襄二十二年蓬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綳藉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注已死復生而骨更肉

如齋志異新平榮花姑子

三

八之十二

見卷二

嬰寧

西湖主

此篇與上
同一放生
獲板之意
而板簾行
生題中遇
美轉禍為
福誰實主
之逐乃富
貴豪華分
身並享安
康壽考泛
宅同仙真
似神仙中
果有汾陽

陳生弼教字明允燕人也家貧從副將軍賈綰作記室
泊舟洞庭適猪婆龍浮水面賈射之中背有魚銜龍尾
不去並獲之鎖置桅間奄存氣息而龍吻張翕似求援
念之仁由生長生享田不厭
拯生惻然心動請於賈而釋之攜有金創藥戲敷患處
縱之水中浮沉踰刻而沒後年餘生北歸復經洞庭大
風覆舟幸扳一竹簾漂泊終夜挂木而止援岸方升有
浮尸繼至則其僮僕刀引出之已就斃矣慘怛無聊對

季倫者始
亦由善人
天佑之說
充類至義
之盡也歟

坐憩息。但見小山聳翠。細柳搖青。行人絕少。無可問途。

○僮僕亦蘇拾映鉤尾小魚

白遲明。以及辰後。悵悵靡之。忽僮僕之體微動。喜而捫之。無何。嘔水數斗。醒然。顧蘇相與曝衣石上。近午始燥。

可著。而楊腸轆轤。飢不可堪。於是越山疾行。冀有付落。

○摘聲引去

纔至半山。聞鳴鏑聲。方凝聽間。有二女郎乘駿馬來。騁

如撒菽。各以紅綃抹額。髻插雉尾。著小袖紫衣。腰束綠

錦。一挾彈。一臂青鞵。度過嶺頭。則數十騎獵於榛莽。並

妹麗○迎來

皆姝麗。裝束若一生不敢前有男子。步馳似是馭卒。因

就問之。荅曰。此西湖主獵首山也。生述所來。且告之餒。

有郊授餐

甲子年六月言

馭卒解裏糧授之囑曰直卽遠避犯駕當死生懼疾趨

步、步、引

下山茂林中隱有殿閣謂是蘭若近臨之粉垣圍省溪

人、人、夢

水橫流朱門半啟石橋通焉攀屏一望則臺榭環雲擬

於上苑又疑是貴家園亭逡巡而入橫藤礙路香花撲

人過數折曲欄又是別一院宇垂楊數十株高拂朱簷

好、河、似、仙

山鳥一鳴則花片齊飛深苑微風則榆錢自落怡日快

心殆非人世穿過小亭有鞦韆一架上與雲齊而罽索

沉沉杳無人跡因疑地近閨閣惴怯未敢入俄聞馬騰

有、如、速、客

於門似一女子笑語生與僮潛伏叢花中未幾笑聲漸

近聞一女子曰今日獄興不佳獲禽絕少又一女曰非
是公主射得鴈落幾空勞僕馬也無何紅裝數輩擁一
有知遊仙

女郎至亭上坐禿袖戎裝年可十四五鬟低斂霧腰細
質○美○人○如○此○已○足○

驚風玉蕊瓊英未足方喻諸女子獻茗熏香燦如堆錦

移時女起歷階而下一女曰公主鞍馬勞頓尙能鞦韆

否公主笑諾遂有駕肩者捉臂者褰裙者持履者挽扶

而上公主舒皓腕躡利屣輕如飛燕蹴人雲霄已而扶

下羣曰公主真仙人也嘻笑而去生睨良久神魂飛揚

迫人聲既寂出詣鞦韆架下徘徊凝想見籬下有紅巾

有如解嘲

耳旁

知爲羣美所遺喜納袖中登其亭見案上設有文具遂

有如龍辨

極○婉○轉○

題巾曰雅戲何人擬半仙分明瓊女散金蓮廣寒隊裏

無○怪○玉○人○顛○倒○終○夜○寒○

應相如莫信凌波便上天題已吟誦而出復尋故徑則

重門扃錮矣踟躕罔計反而樓閣亭臺涉歷幾盡一女

掩入驚問何得來此生揖之曰失路之人幸垂救焉女

問拾得紅巾否生曰有之然已玷染如何因出之女大

陡○起○一○波○

驚曰汝死無所矣此公主所常御塗鴉若此何能爲地

真○說○判○十○三○分○無○生○

生失色哀求脫免女曰竊窺宮儀罪已不赦念汝儒冠

望○處○

蘊藉欲以私意相全今孽乃自作將何爲計遂皇皇持

巾去生心悸肌慄恨無翅翮惟延頸俟死良久女復來
○靜○地○步○妙○在○仍○從○驗○峻○處○望○有○平○靜○處○不肯○便○說○走○
潛賀曰子有生望矣公主看巾三四徧觀然無怒容或
○到○平○靜○處○也○
當放君去宜姑耐守勿得攀樹鑽垣發覺不宥矣日已
投暮凶祥不能自必而餓餒中燒憂煎欲死無何女子
挑燈至一婢提壺榼出酒食餉生生急問消息女云適
我乘間言園中秀才可恕則放之不然餓且死公主沉
○滌○酒○水○抱○中○和○氣○文○境○絕○妙○
思云深夜教渠何之遂命餽君食此非惡耗也生徊徨
終夜危不自安辰刻向盡女子又餉之生哀求緩頰女
曰公主不言殺亦不言放我輩下人何敢屑屑瀆告既

而斜日西轉盼望不已忽女子空息急奔而入曰殆矣

多言者洩其事於王妃妃展巾抵地大罵狂僥禍不遠

矣生大驚面如灰土長跪請教忽聞人語紛拏女搖手

避去數人持索洵洵入戶內一婢熟視曰將謂何人陳

郎耶遂止持索者曰且勿且勿待白王妃來返身急去

少間來曰王妃請陳郎入生戰惕從之經數十門至一

宮殿碧箔銀鉤卽有美姬揭簾唱陳郎至上一麗者袍

服炫治生伏地稽首曰萬里孤臣幸忽生命妃急起自

曳之曰我非君子無以有今日婢輩無知致廷佳客罪

何可贖。卽設華筵。酌以鏤杯。生茫然不解其故。妃曰。再
造之恩。恨無所報。息女蒙題巾之愛。當是天緣。今夕卽
遣奉侍。生意出非望。神惝恍而無著。日方暮。一婢前曰。
公主已嚴妝訖。遂引生就帳。忽而笙管敖曹。階上悉踐
花。闌門堂藩。溷處處皆籠燭。數十妖姬扶公主交拜。麝
香之氣充溢殿庭。旣而相將入幃。雨相傾。愛生曰。羈旅
之臣。生平不省拜侍。點汚芳巾。得免斧鑕。幸矣。反賜姻
好。實非所望。公主曰。妾母湖君妃子。乃江陽王女。舊歲
歸甯。偶游湖上。爲流矢所中。蒙君脫免。又賜刀圭之藥。

一門戴佩
常不去心
長生之機
即在于此

一門戴佩常不去心郎勿以非類見疑妾從龍君得長

生訣願與郎共之生乃悟為神人因問婢子何以相識

曰爾日洞庭舟上曾有小魚銜尾即此婢也又問既不

見誅何遲遲不賜縱脫笑曰實憐君才但不自主顛倒

終夜他人不及知也生歎曰卿我鮑叔也餽食者誰曰

阿念亦妾心腹生曰何以報德笑曰侍君有日徐圖塞

責未晚耳問大王何在曰從關聖征蚩尤未歸居數日

生慮家中無耗懸念甚切乃先以平安書遣僕歸家中

聞洞庭舟覆妻子縵絰已年餘矣僕歸始知不死而音

正欲以好
生之德勉
人則所遇
何容少諒

從傍按莎
者即念儒
冠繡籍題
壺榼餉坐
之人想塞
責已久矣

問梗塞終恐漂泊難返又半載生忽至裘馬甚都囊中
寶玉充盈由此富有巨萬聲色豪奢世家所不能及七
八年間生子五人日日宴集賓客宮室飲饌之奉窮極
豐盛或問所遇言之無少諱有童稚之交柴子俊者宦
游南服十餘年歸過洞庭見一畫舫雕檻朱窗笙歌幽
細緩蕩烟波時有美人推窗凭眺梁目注舫中見一少
年丈夫科頭疊股其上傍有二八姝麗按莎交摩念必
楚襄貴官而騶從殊少凝眸審諦則陳明允也不覺憑
欄酣叫生聞呼罷棹出臨鵠首邀梁過舟見殘肴滿案

窮措大原
能發迹原
不可小覷
特惻隱之
心才能擴
而充之斯
終不免於
窮措大耳

欲換凡骨
無金丹唯
佳麗滿前
豈能相贈

烟霧猶濃。生立命撤去。頃之。美婢三五進酒。烹茗。山海

珍錯。目所未睹。梁驚曰。十年不見。何富貴。一至於此。笑

曰。君小覷窮措大。不能發迹耶。問適共飲何人。曰。山荆

耳。梁又異之。問攜家何往。荅將西渡。梁欲再詰。生遽命

歌以侑酒。一言甫畢。早雷聒耳。肉竹嘈雜。不復可聞。言

笑。梁見佳麗滿前。乘醉大言曰。明允公能令我真箇銷

魂否。生笑曰。足下醉矣。然有一美妾之貲。可贈故人。遂

命侍兒進明珠一顆。曰。綠珠不難購。明我非吝惜。乃趣

別曰。小事忙迫。不及與故人久聚。送梁歸舟。開纜逕去。

結語以強
解解之以
不解解之

梁歸探諸其家則生方與客飲益疑因問昨在洞庭何
歸之速荅曰無之梁乃追述所見一座盡駭生笑曰君
明○明○道○破○却○又○合○開○
悞矣僕豈有分身術耶衆異之而究莫解其故後八十
一歲而終道殯訝其棺輕開之則空棺耳

異史氏曰竹簾不沉紅巾題句此其中具有鬼神而要
皆惻隱之一念所通也迨宮室妻妾一身而兩享其奉
即又不可解矣昔有願嬌妻美妾貴子賢孫而兼長生
死者僅得其半耳豈仙人中亦有汾陽季倫耶

前半幅生香設色繪景傳神令人悅目賞心如山陰

道上行幾至應接不暇其妙處尤在層層布設疑陣
極力反振至於再至於三然後落人正面不肯使一
直筆時而逆流撐舟愈推愈遠時而輕艇點水若卽
若離處處爲驚魂駭魄之文却筆筆作流風迴雪之
勢犯駕當死一句先伏其根隨卽寫其園亭及其院
宇望去擬之上苑到來本非人間雖錦繡堆中鞦韆
架下睹玉人於天上窺春色於牆陰真是仙人豈容
凡想至於紅巾偶拾筆墨生災罪在塗鴉身難插翼
卽憐才之有念實私意之難全矣乃風波險處故作

潞河雲岫奔時少爲停頓幸看巾之信得全無怒容
見提榼之人來此非惡耗而徊徨待旦盼望終朝不
言殺亦不言放敢曰吾生也乎哉緩頰方切哀求全
息忽來奔告狂傖失魄人語紛拏文之矯變至此極
矣鰕生識面魚婢傳詞突邀寵宴之榮復拜良緣之
賜居然坦腹乃爲題巾不謂刀圭竟同玉杵事則得
從非望文亦加倍出奇後半幅問不加斧鑕之由問
反賜姻好之由問婢子識面之由問不卽縱脫之由
固層層點清上文亦卽以配映上半幅數層文筆不

欲令頭重脚輕也未後特表神奇又文之餘趣耳

青鞵

蔡邕獨斷董偃青鞵綠幘玉篇鞵臂捍也

半仙

天寶遺事宮中至寒食節競笑秋千嬉笑

為樂帝呼為

肉竹

晉書孟嘉傳桓溫謂嘉曰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

猪婆龍

牛仙之戲

國畫家猷南者上河地明初江岸常崩蓋一一于此抉搜故也有老漁曰當炙犬為餌以獲通其底貫

釣索而下之所獲皆鼉老漁口也

之大者食犬即世所謂一一也

記室

見卷六村落

見卷二鳳

鳴

史記匈奴傳作為一一

蘭若

見卷一

陽士人

鳴

鎬

注一箭也如今鳴射

蘭若

畫壁

鞦韆

古今藝術圖北方愛習輕擡之能每至寒食為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絲繩懸梯立架謂之一

庭繩戲本云千秋祝壽詞也語謗轉為秋千後人謠

為一玉蕊瓊英

翠芳譜一一花蔓如茶蘼冬凋春榮

拓葉紫莖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

復有碧筒狀類胆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

十餘蕊猶刻玉然花名玉蕊乃在于此李衛公以爲

瓊花宋魯端伯以爲場花黃山谷以爲山礬皆非也

○前漢司馬相如傳阻煦芝英分幾瓊華注瓊樹生

崑崙西流沙濱天三百圍高萬仞華蕊也○劇談錄

上都安業坊唐貞觀舊有玉蕊花其花每發若瓊林

樹一日有女子衣祿繡衣綦髻雙鬟直造花所異香

芬馥觀者疑出自宮掖不敢逼視佇立良久令待者

取花數枝而出望之已在半空瓊女散金蓮見卷一

方悟神仙之遊餘香經月不散

廣寒見卷一勞凌波曹植洛神賦微步羅襪生塵塗鴉見卷一

局見卷一驪然見卷一緩頰前漢魏豹傳漢王聞魏

一往說魏王豹

注謂徐言引譬也

全息見卷五狂飡見卷一勞再造

見卷三息女見卷二嬰刀圭見卷二鮑叔見卷二從

紅玉

卯爲三莫折平亥西湖主

三

關聖征蚩尤

史記軒轅之時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

野遂擒蚩尤注蚩尤九黎之君也彭宗古閔帝實

錄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鹽出千池歲

收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減鹽少虧失常課此是災異

不可不察上遣使往視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稱城

隍神令臣奏曰為鹽池之害者蚩尤也忽不見上召

近臣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夢神人戎衣怒

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

轅祠軒轅吾讐也我為此不平故絕池水耳夷簡還

白其事侍臣王欽若曰蚩尤邪臣也臣知信州龍虎

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于

是召天師問之對曰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為神蜀將

關某忠而勇墜下禱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功上

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荆門之玉皇上從之移時一

美髯人僂甲佩劍浮空而下天師宣諭上旨云蚩尤

為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為民除害何如對曰容

臣會戮瀆陰兵至彼并力為清蕩之俄失所在忽一

日黑雲起于池上大風暴至雷電晦明枯人震恐

聞空中金戈鐵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斂天日晴朗池

水如巨萬見卷四科頭見卷五鵝首雁南子鳴鵝鵲

故舟一一浮吹以誤此逝于水也注一大鳥也措大見

畫其象于舡頭也按畫鵝于舟首壓水神也見三苗

生旱雷能令我真個銷魂否見卷五綠珠

嶺表錄異一姓梁氏白州博白縣八主雙角山下

美而艷石崇為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

汾陽季倫唐書郭子儀華州人為天下兵馬副元帥

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

千相出入不知其居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

紀晉書石崇字一穎悟有才氣在荊州劫遠使

商客致富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數百皆曳繡珥

金翠繡竹盡當時之

寄真於夢
假夢作真
數定生前
情殷死後
雁行散而
復聚鴛夢
幻而旋真
文于之報
則然慷慨
之行所致
也盡役頻
亦可害焉

伍秋月

耶方元三兄來言

秦郵王鼎字仙湖爲人慷慨有力廣交遊年十八娶妻
殞每遠遊恒經歲不返兄歸江北名士友于甚篤勸弟
勿遊將爲擇偶生不聽命舟抵鎮江訪友友他出因稅
居於逆旅閣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次日友
人來請生移居辭不去居半月餘夜夢女郎年可十四
五容華端妙上牀與合既寤而遺頗怪之亦以爲偶入
夜又夢之如是三四夜心大異不敢息燭身雖偃臥惕
然自驚纔交睫夢友復來方狎忽自驚寤急開目則少

碎文奇古

女如仙儼然猶在抱也。見生醒頗自愧怯。生雖知非人。意亦甚得無暇問訊。直與馳驟。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無怪人亦不敢明告也。生始詰之。荅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於易數。常珍愛妾。但言不永壽。故不許字人。後十五歲。果夭。歿。即攢瘞閣東。令與地平。亦無冢誌。惟立片石於棺側。曰。女秋月葬。無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適至。心喜。亟欲自薦。寸心羞怯。故假之夢寐耳。王亦喜。復求訖。事曰。妾少須陽氣。欲求復生。實不禁此風雨。後日好合。無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日復至。

對坐笑。譴權若生平。滅燭登牀。無異生人。但女既起。則遺洩淋離。沾染茵褥。一夕明月。瑩徹少步庭中。問女冥中亦有城郭否。荅曰。等耳。冥間城府。不在此處。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爲晝。問生人能見之否。荅云。亦可。生請往觀。女諾之。乘月去。女飄忽若風。王極力追隨。歛至一處。女言不遠矣。王瞻望殊罔所見。女以唾塗其兩眦。啟之。明倍於常。視夜色不殊。白晝頓見。雉堞在杳靄中路。上行人如趨墟市。俄二皂隸。三四人過。末一人怪類其兄。趨近之。果兄。駭問。兄那得來。兄見生潛然零涕。言自

雖有官命
何其虐也
佩力再決
當呼快快

不知何事強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禮君子何至縲紲如此。便請二皂，幸且寬釋。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悲欲與爭，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之用度，索賄良苦。弟歸，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聲。皂怒，猛掣項索，兄頓顛。廕生見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卽解佩刀，立決皂首。一皂喊嘶，生又決之。女大驚曰：殺官使罪不宥，遲則禍及。請卽覓舟，北發歸家，勿摘提旛杜門。絕出入七日，保無慮也。王乃挽兄夜買小舟，火急北渡。歸見弔客在門，知兄果死，閉門下鑰。始入視兄，已彫入室，則亡者已蘇。

便呼餓死矣。可急備湯餅時死。已二日。家人盡駭。生乃備言其故。七日啟關去。喪牖人始知其復甦。親友集問。但僞對之。轉思秋月想念頗煩。遂復南下。至舊閣秉燭。久待。方竟不至。朦朧欲寢。見一婦人來。曰。秋月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殺。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見在監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當謀作經紀。王悲憤。便從婦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門曰。小娘子暫寄此間。王入見房舍頗繁。寄頓囚犯甚多。並無秋月。又進一小扉。斗室中有燈火。王近窗以窺。則秋月坐榻上。掩袖鳴泣。

此更罪不
容誅矣卽
犯在不宥
豈遂不應
守貞耶摧
斬如麻一
刀償其捉
履一刀償
其撮頤

二役在側撮頤捉履引以嘲戲女帝益急一役挽頸曰
既爲罪犯尙守貞耶王怒不服語持刀直入一役一刀
摧斬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無覺者裁至旅舍驀然卽
醒方怪勾夢之凶見秋月含睇而立生驚起曳坐告之
以夢女曰眞也非夢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女歎曰此有
定數妾待月盡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當速發
瘞處載妾同歸曰頻喚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滿時日骨
稟足弱不能爲君任并白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
妾幾忘之冥追若何生時父傳我符書言三十年後可

佩夫婦乃索筆疾書兩符曰一君自佩一粘妾背送之
出忘其沒處掘尺許卽見棺木亦已敗腐側有小碑果
如女言發棺視之女顏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隨風盡
化粘符已以被褥嚴裹負至江濱呼攏泊舟僞言妹急
病將送歸其家幸南風大競甫曉已達里門抱女安置
始告兄嫂一家驚顧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啟衾長呼秋
月夜輒擁尸而寢日漸溫煖三日竟蘇七日能步更衣
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須人而行不則隨
風搖曳屢欲便側見者以爲身有此病轉更增媚每勸

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積德誦經以懺之不然春秋恐不
永也生素不信佛至此皈依甚虔後亦無恙

異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殺公役者罪減平人三等
蓋此輩無有不可殺者也故能誅鋤蠹役者卽爲循良
卽稍苛之不可謂虐况冥中原無定法倘有惡人刀鋸
鼎鑊不以爲酷若人心之所快卽冥王之所善也豈罪
致冥追遂可倖而逃哉

名士

見卷二
阿寶

逆旅

見卷三
巧娘

金山

見卷四
晚霞

雉堞

周禮考
工記王

官門阿之制五雉官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注
雉飛高不踰丈五雉七雉九雉皆以丈數言也○左

傳隱元年都城過百雉注方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高一丈長三尺○韻會城上女城曰堞○韓愈鄜城聯句詩長空際一照夜焚城郭湯餅見卷一戲見卷一汪公羊傳五坡而一五雉而一湯餅賈見一瞳人飯依魏書釋老志佛道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語謂之三歸梵書作一一○按飯與歸同無恙見卷二珠兒

蓮花公主

膠州竇旭字曉暉方書寢見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顧似欲有言生問之荅云相公奉屈相公何人曰近在鄰境從之而出轉過牆屋導至一處疊閣重樓萬椽相接曲折而行覺萬戶千門迥非人世又見宮人女官往

寫蜂循韻切

寫笙歌亦雅切蜂

來甚夥都向謁衣人問曰寶郎來乎謁衣人諾俄一貴
官出迎見甚恭既登堂生啟問曰素既不敘遂疎叅謁
過蒙愛接頗注疑念貴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傾
風結慕深願思晤焉生益駭問王何人荅云少間自悉
無何二女官至以雙旌導生行人重門見殿上一王者
見生入降階而迎執賓主禮禮已踐席列筵豐盛仰視
殿上一扁曰桂府生跼蹙不能致辭王曰忝近芳鄰緣
卽至深便當暢懷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數行笙歌作於
下鉦鼓不鳴音聲幽細稍聞王忽左右顧曰朕一言煩

卿等屬對。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卽應云。君子愛蓮。
花王曰。蓮花乃公主小字。何適合如此。甯非夙分。傳語
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時。珮環聲近。蘭麝香濃。則
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無雙。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卽
蓮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搖動。木坐凝思。王
舉觴勸飲。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
敵。但自慚不類。如何。生悵然若癡。卽又不聞。近坐者躡
之曰。王揖君未見耶。王言君未聞耶。生茫乎若失。慙懼
自慚。離席曰。臣蒙優渥。不覺過醉。儀節失次。幸能寬宥。

頓挫有致

然日旰君勤卽告出也王起曰旣見君子實極心好何
倉卒而便言離也卿旣不住亦無敢於強若煩縈念更
當再邀遂命內官導之出途中內官語生曰適王謂可
匹敵似欲附爲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頓足而悔步步追
恨遂已至家忽然醒寤則返照已殘冥坐觀想歷歷在
目晚齋滅燭冀舊夢可以復尋而邯鄲路渺悔歎而已
一夕與友人共榻忽見前內官來傳王命相召生喜從
去見王伏謁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別來知勞思睿謬以
小女子奉裳衣想不過嫌也生卽拜謝王命學士大臣

確是蜂房

明明夢也
以夢而說
恐是夢又
以夢而說
不是夢更
以夢而說
不是夢且
當作倘是
夢翻空妙
筆最足啟
人智慧

陪侍宴飲酒闌宮人前曰公主妝竟俄見數十宮女擁
公主出以紅錦覆首凌彼微步挽上璣瑜與生交拜成
禮已而送歸館舍洞房溫清窮極芳賦生曰有卿在目
真使人樂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夢耳公主掩口
曰明明妾與君那得是夢詰旦方起戲為公主勻鉛黃
已而以帶圍腰布指度足公主笑問君願耶曰臣屢為
夢悞故細志之倘是夢時亦足動懸想耳調笑未已一
宮女馳入曰妖入宮門王避偏殿凶禍不遠矣生大驚
趨見王王執手泣曰君子不棄方圖永好詎期夢降白

天國祚將覆且復奈何生驚問何說王以案上一章授
生啟讀章云舍香殿大學士臣黑翼爲非常妖異祈早
遷都以存國脈事據黃門報稱自五月初六日來一千
丈巨蟒盤踞宮外吞食內外臣民一萬三千八百餘口
所過宮殿盡成邱墟等因臣奮勇前覲確見妖蟒頭如
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則殿閣齊吞伸腰則樓垣盡覆真
千古未見之凶萬代不遭之禍社稷宗廟危在旦夕乞
皇上早率宮眷速遷樂土云云生覽畢面如灰土卽有
宮人奔奏妖物至矣闔殿哀呼慘無天日王倉遽不知

所爲但泣顧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全息而返公主方與
左右抱首哀鳴見生入室矜曰郎焉置妾生愴惻欲絕
乃捉腕思曰小生貧賤無金屋有茅廬三數間姑同
竄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擇乞攜速往生乃挽扶
而出未幾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勝故國多矣然妾從
君來父母何依請別築一舍當舉國相從生難之公主
號咷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畧慰解即已入室
公主伏牀悲啼不可勸立焦思無術頓然而醒始知夢
也而耳畔啼聲嚶嚶未絕審聽之殊非人聲乃蛸子二

矣固謂會
為夢悞倘
果是夢亦
足動懸想
也夢後始
知夢而耳
畔啼聲裳
間鬚影臂
還彷彿足
亦依稀夢
那非耶惡
知其所由
然耶

三頭飛鳴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詰之乃以夢告友人亦
詫為異共起視蜂依依裳袂間拂之不去友人勸為營
巢生如所請督工構造方墜兩指而羣蜂自牆外來絡
繹如織頂尖未合飛集盈斗跡所由來則鄰翁之舊圃
也圃中蜂一房三十餘年矣生息頗繁或以生事告翁
翁覘之蜂戶寂然發其壁則蛇據其中長丈許捉而殺
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

癡癡

玉篇癡

日肝

左昭公十二年日

萬門千門

張衡

賦閑庭詭異

桂府

見卷六羅

君子愛蓮花

周子愛蓮

門于戶萬

利海市

說予獨

蓮花公主

三十九

八十三

一出汗泥而不染濯。清連而不妖。亭亭淨。見卷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花之——者也。邯鄲五續

黃梁凌波微步。見前西。翟稔。見卷三。全息。見卷五。金屋

漢武故事。帝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
得。指女阿嬌問。好否。曰。若得阿嬌。當以——貯之。

緣衣女

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讀書醴泉寺。方夜披誦。忽一

女子在窗外贊曰。于相公勤讀哉。于驚起視之。緣衣長

裙。婉妙無比。于知非人。固詰里居。女曰。君視妾當非能

咋噬者何勞。窮問于。心好之。遂與寢處。羅襦既解。腰細

殆不盈掬。更籌方盡。翩然遂去。由此無夕不至。一夕共

窈妙無比
寫蜂形人
微聲細如
絲宛轉滑
烈寫蜂音
入微至遠
屋周視自
謂鬼子偷

酌談吐間妙解音律于曰卿聲嬌細倘度一曲必能消
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消君魂耳于固請之曰妾非吝
惜恐他人所聞君必欲之請便獻醜但只微聲示意可
耳遂以蓮鉤輕點倚牀歌云樹上烏白烏賺奴中夜散
不怨繡鞋溼祇恐郎無伴聲細如絲裁可辨認而靜聽
之宛轉滑烈動耳搖心歌已啟門窺曰防窗外有人遠
屋周視乃入生曰卿何疑懼之深笑曰諺云偷生鬼子
常畏人妾之謂矣既而就寢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殆
止此乎于急問之女曰妾心動心動妾祿盡矣于慰之

生則烽之
致畢露矣
身醮墨定
作謝字宛
妙之態依
然展翼穿
窗不作偷
生鬼子自
不受人縛
纏矣

日心動眼眈蓋是常也何遽云此女稍懌復相綢繆更
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將啟關徘徊復返曰不知何故只
是心怯乞送我出門子果起送諸門外女曰君竚望我
我踰垣去君方歸于曰諾視女轉過房廊寂不復見方
欲歸忽聞女號救甚急于奔往四顧無跡聲在檐間舉
首細視則一蛛大如彈捕捉一物哀鳴聲嘶于破網挑
下去其縛纏則一綠蜂奄然將斃矣捉歸室中置案頭
停蘇移時始能行步徐登硯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
上走作謝字頗展雙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絕

寫色寫聲寫形寫神俱從蜂曲曲繪出結處一筆點明復以投墨作字振翼穿窗作不盡之語短篇中已具賦物之妙

蓮鈎

見卷一

心動

世說魏武帝言人欲危危已極

祿盡

左傳莊四年王

矣

眼睜

說文睜音閤目動也

漏

見卷一妖術

荷花三娘子

湖州宗湘若士人也。秋日巡視田隴，見禾稼茂密處，振搖甚動。疑之，越陌往覘，則有男女野合。一笑將返，即見男子覷然結帶，草草逕去。女子亦起，細審之，雅甚娟好。

敘狐女只是極力反觀不文遂不覺過於鄙賤故急以亦當自重極意嘉納等語掩之

心悅之。欲就綢繆。實慚鄙惡。乃畧近拂拭曰。桑中之遊。樂乎。女笑不語。宗近身啟衣。膚臍如脂。於是接莎上下。幾徧。女笑曰。腐秀才。要如何。便如何耳。狂探何爲。詰其姓氏曰。春風。一度。卽別東西。何勞審究。豈將畱名字作貞坊耶。宗曰。野田草露中。乃村牧猪奴所爲。我不習慣。以卿麗質。卽私約。亦當自重。何至屑屑如此。女聞言。極意嘉納。宗言荒齋不遠。請過畱連。女曰。出門已久。恐人見疑。夜分可耳。問宗門戶物誌甚悉。乃趨斜徑疾行而去。更初果至。宗齋備雨。光雲備極。親愛積有月日。密無

以愛好而取讐怨自惑復以惑人此其所以為妖邪也就束縛而始悟以視解脫飛去者奚啻霄壤然由邪反正得成大道殆亦難矣

知者曾一番僧卓錫村寺見宗驚曰君身有邪氣曾何所遇荅言無之過數日悄然忽病女每夕攜佳果餌之殷勤撫問如夫妻之好然臥後必強宗與合宗抱病頗不耐之心疑其非人而亦無術絕使去因曰曩和尚謂妖惑我今果病其言驗矣明日屈之來使求符咒女慘然變色宗益疑之次日遣人以情告僧僧曰此狐也其技尚淺易就束縛乃書符二道付囑曰歸以淨壘三事置榻前卽以一符貼壘口待狐竄入急覆以盆再以一符粘盆上投釜湯煮之可斃家人歸如僧教夜深女始

此數語於
上爲束筆
於下爲提
筆

至探袖出金橘方將就櫺間訊忽墮口颺颺一聲女已
吸入家人暴起覆口貼符方欲就煮宗見金橘散滿地
上追念情好愴然感動遽命釋之揭符去覆女子自壘
中出狼狽頗殆稽首曰大道將成一日幾爲灰土君仁
人也誓必相報遂去數日宗益沉痾家人趨市爲購材
木途中遇一女子問曰汝是宗淵若紀綱否荅云是女
曰宗郎是我表兄聞病沉篤將往省視適有故不得去
靈藥一裹勞寄致之家人受歸宗念中表迄無姊妹知
是狐報服其藥果大瘳旬日平復心德之禱諸虛空願

如此相報
不惟得當
實乃過之
遭危劫而
悟大道古
來成佛登
仙者類如
此此時稍
有牽望則

一再觀一夜閉戶獨酌忽聞彈指敲窗按關出視則狐
女也大悅把手稱謝延止共飲女曰別來耿耿思無以
報高厚今爲若覓一良匹聊足塞責否宗問何人曰非
君所知明日辰刻早赴南湖如見有采菱女著冰縠帔
者當急舟趁之苟迷所往卽視堤邊有短幹蓮花隱葉
底便采歸以蠟火蒸其蒂當得美婦兼致修齡宗謹受
教旣而告别宗固挽之女曰自遭危劫頓悟大道卽奈
何以衾裯之愛取人讎怨厲色辭去宗如言至南湖見
荷蕩佳麗頗多中一垂髻人衣冰縠絕代也促舟廂逼

墮落矣

妖狐二語
映帶上文
在有意無
意之間

忽迷所往。卽撥荷叢。果有紅蓮一枝。幹不盈尺。折之而
歸。入門置几上。削蠟於旁。將以熬火。一回頭。化爲姝麗。
宗驚喜。伏拜。女曰。癡生。我是妖狐。將爲君宗宗不聽。女
曰。誰教子者。荅曰。小生自能識卿。何待教也。捉臂牽之。
隨手而下。化爲怪石。高尺許。面面玲瓏。乃攜供案上。焚
香再拜而祝之。入夜杜門。塞竇。惟恐其去。平旦視之。卽
又非石。紗帔一襲。遙聞薌澤。展視領襟。猶存餘膩。宗覆
衾擁之。而臥。暮起挑燈。旣返。則垂髫人在枕上。喜極恐
其復化。哀祝而後就之。女笑曰。孽障哉。不知何人饒舌。

遂教風狂兒屑碎死乃不復出而款洽間若不勝任屢
乞休止宗不聽女曰如此我便化去宗懼而罷由是兩
情甚諧而金帛常盈箱篋亦不知所自來女見人喏喏
似口不能道辭生亦諱言其異懷孕十餘月計日當產
入室囑宗杜門禁款者自乃以刀剖臍下取子出令宗
裂帛束之過宿而愈又六七年謂宗曰夙業償滿請告
別也宗聞泣下曰卿歸我時貧苦不自立賴卿小阜何
忍遽言離湯且卿又無邦族他日兒不知母亦一恨事
女亦悵悵曰聚必有散固是常也兒福相君亦期頤更

何求。妾本何氏。倘蒙恩眷。抱妾舊物。而呼曰荷花三娘。

子當有見耳。言已解脫。曰。我去矣。驚顧。聞飛去。已高於

○兩○精○方○指○忽○去○解○脫○邊○履○化○石○遺○披○

頂。宗躍起。急曳之。捉得履履。脫及地。化為石燕。色紅於

○現○形○仙○平○仙○平○時○仰○惟○容○何○芳○解○容○

丹朱。內外瑩澈。若水精。然拾而藏之。檢視箱中。初來時

所著冰縠。破尚在。每一憶。念抱呼三娘子。則宛然女郎。

懽容笑黛。並肖生平。但不語耳。

友人云。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放翁佳

句。可為此寫照。

忽而花忽而人。忽而怪石。而紗帳乃復忽而人。神光

離合乍陰乍陽寫美人盡於此矣而趁荷蕩撥荷叢
折荷枝削蠟熟蒂以要之供案焚香以禱之杜門塞
竇以留之擁帔覆衾以親之一句一字無非對針上
文也文有上下分作兩截而烘雲托月前後映合不
露兩截痕跡者於此可見

饒舌

傳燈錄寒山執閭邱首笑曰豐干饒舌

離湯

左襄公十四年

卓錫

見卷三道
士棲鶴注
每行當駕
故世言事
二蓮
香

桑中之遊

見卷三

狼狽

國畫家賦

紀綱

見卷一

中表

見

劇逼

一音磨剗也切也

崇

見卷一

期頤

曲禮百

石燕湘中記零陵山有一風雨作則飛如真燕止還為石

金生色

金生色晉甯人也娶同村木姓女生一子方周歲金忽

病自分必死謂妻曰我死子必嫁勿守也妻聞之甘辭

厚誓期以死守金搖手呼母曰我死勞看阿保勿令守

也母哭應之既而金果死木媼來弔哭已謂金母曰天

降凶憂殣遽遭夭折女太幼弱將何為計母悲悼中聞

媼言不勝憤激盛氣對曰必以守媼慚而罷夜伴女寢

私謂曰人盡夫也以兒好手足何患無良匹小兒女不

曰必嫁以其平日之性情行為決之也曰勿守防其勉強偽為而卒汚玷也聞甘辭厚誓而搖手且囁母必醢之殆益以其甘

辭而知其
必不貞矣
何者自古
及今凡甘
離厚誓自
命爲忠孝
節義之人
必其隱忍
偷生敗名
壞節而不
肯爲忠孝
節義之人
也

早作人家耽耽守此確保物富非癡乎倘必令守不宜
以面目好相向金母過頗聞餘語益恚明日謂媼曰亡
人有遺囑本不教婦守也今既急不能待乃必以守媼
怒而去母夜夢子來涕泣相勸心異之使人言於木約
殯後聽婦所適而詢諸術家本年墓向不利婦思自衛
以售縗絰之中不忘塗澤居家猶素妝一歸富則斬然
新艷母知之心弗善也以其將爲他人婦亦隱忍之於
是婦益肆村中有無賴子董貴者見而好之以金啗鄰
嫗求通殷勤於婦夜分由嫗家踰垣以達婦所因與會

兩情方洽
笑然而來
若見若隱
有色有聲
遂得假手
以報如分
相償每一
讀之令人
快心又合
八吐舌

台往來積有旬日醜聲四塞所不知者惟母耳婦室夜

惟一小婢婦腹心也一夕兩情方洽聞棺木震響聲如

爆竹婢在外榻見亡者自帳後出帶劍入寢室去俄聞

二人駭詫聲少頃董裸奔出無何金摔婦髮亦出婦大

嗥母驚起見婦赤體走去方將啟關問之不荅出門追

視寂不聞聲竟迷所往入婦室燈火猶亮見男子屢呼

婢婢始戰惕而出具言其異相與駭怪而已董竄過鄰

家園伏牆隅移時聞人聲漸息始起身無寸縷苦寒甚

戰將假衣於嫗視院中一室雙扉虛掩因而暫入暗摸

○踰垣者

是使○嫗○具○言○者○

一○是○由○此○

不○知○是○不○

妻泣而釋
之故作一
縱交乃曲
折亦以待
姬言而殺
之以見果
報之不爽
耳

楊上觸女子足知爲鄰子婦頓生淫心乘其寢潛就私
之婦醒問汝來乎應曰諾婦竟不疑狎褻備至先是鄰
子以故赴北村囑妻掩戶以待其歸既返聞室內有聲
之來者何可怒
疑而審聽音態絕穢大怒操戈入室董懼竄於牀下子
就戮之又欲殺妻妻泣而告以悞乃釋之但不能解牀
下何人呼母起共火之僅能辨認視之奄有氣息詰其
所來猶自供吐而刃傷數處血溢不止少頃已絕
是姬使自供者
皇失措謂子曰捉奸而單戮之子且奈何子不得已遂
又殺妻是夜木翁方寢聞戶外拉雜之聲出窺則火熾

其母教之
其女從之
使歸其家
而其父射
之其女白
身受之是
木自生火
火初燃易
於撲滅而
金能尅木
金生色而
木已蕩然

○木○生○火○而○老○木○教○之○者○
於○簷○而○縱○火○人○猶○徬○徨○未○去○翁○大○呼○家○人○畢○集○幸○火○初○
○生○於○心○不○可○制○遂○成○火○可○撲○滅○
○燬○尚○易○撲○滅○命○人○操○兵○弩○逐○搜○縱○火○者○見○一○人○矯○捷○如○
○猿○竟○越○垣○去○垣○外○乃○翁○家○桃○園○園○中○四○繚○周○墻○皆○峻○固○
○數○人○梯○登○以○望○踪○跡○殊○杳○惟○牆○下○塊○然○微○動○問○之○不○應○
○幼○弱○將○何○為○計○
○人○已○去○夫○也○以○見○好○手○足○何○患○矣○
○射○之○而○奕○啟○扉○往○驗○則○女○子○白○身○臥○矢○貫○胸○腦○細○燭○之○
○頁○矢○
○固○屬○其○不○
則○翁○女○而○金○婦○也○駭○告○主○人○翁○熅○驚○但○欲○絕○不○解○其○故○
○宜○以○面○目○好○相○向○者○此○時○而○目○好○否○
○是○甘○辭○厚○誓○期○以○死○守○者○
女○合○眸○面○色○灰○敗○口○氣○細○於○屢○絲○使○人○拔○腦○矢○不○可○出○
足○踏○項○頂○而○後○出○之○女○嚶○然○一○呻○血○暴○注○氣○亦○遂○絕○翁○
大○懼○計○無○所○出○既○曙○以○實○情○白○金○母○長○跪○哀○乞○而○金○母○

矣。女從母教。宜為翁也。女人盡夫。也焉得為。金也婦。縱淫者自。殺其女導。淫者自殺。其婦宜淫。者自殺其。身復使顛。未悉露底。裏具陳蕩。其家杖之。斃固金之。鬼為之抑。其得請於。

殊不怨怒。但告以故。令自營葬。金有叔兄生光。怒登翁門。詬數前非。翁慚沮。賂令罷歸。而終不知婦所私者何名。俄鄰子以執奸自首。既薄責。遂釋訖。而婦兄馬彪素健訟。具辭控妹冤。官拘嫗。嫗懼。悉供顛末。又喚金母。母託疾遣生光代質。具陳底裏。於是前覆並發。牽木翁夫婦盡出。一切廉得其情。木以誨女嫁。坐縱姪咎。使自贖家產。蕩然鄰嫗導淫杖之斃案乃結。

異史氏曰。金氏子其神乎。諄囑醺婦。抑何明也。一人不殺而諸恨並雪。可不謂神乎。鄰嫗誘人婦而返淫已婦。

啼矣

木媼愛女而卒以殺女嗚呼欲知後日因當前作者是報更速於來生矣

街

越絕書一女不貞一士不信

阿保

前漢宣帝紀一一人盡夫功注一倚也一養也

也

見卷一畫皮

爆竹

見卷五李伯言

健訟

易訟上剛下險險而一

欲知後日

因當前作者是

傳燈錄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醮

見卷

判一陸

彭海秋

萊州諸生彭好古讀書別業離家頗遠中秋未歸岑寂

無偶念村中無可共語惟邱生者是邑名士而素有隱

為名士何分有意惡

然不名士
不能有隱
惡有隱惡
固居然名
士也不遇
仙人雖心
鄙之其奈
此名士何

布衣整潔
談笑風流
是真名士
是真仙品

惡彭常鄙之月既上倍益無聊不得已折簡邀邱飲次
有剝啄者齋僮出應門則一書生將謁主人彭離席肅
客人相揖環坐便詢族居客曰小生廣陵人與君同姓
字海秋值此良夜旅邸倍苦聞君高雅遂乃不介而見
視其人布衣潔整談笑風流彭大喜曰是我宗人今夕
何夕遊此嘉客卽命酌款若夙好察其意似甚鄙邱邱
仰與攀談輒傲不爲禮彭代爲之慚故撓亂其辭請先
以俚歌侑飲乃仰天再咳歌扶風豪士之曲相與歡笑
客曰僕不能韻莫報陽春倩代者可乎彭言如教客問

曲語婉妙

席中有馬
在他時舟
中一別倏
忽三年人
聲遠馬聲
杳遂成識

萊城有名妓無也彭蒼云無客默然良久謂齋僮曰適
喚一人在門外可導入之僮出果見一女子逡巡戶外
引之入年二八已來宛然若仙彭驚絕披坐衣柳黃幘
香溢四座客便慰問千里頗煩跋涉也女含笑唯唯彭
異之便致研詰客曰貴鄉苦無佳人適於西湖舟中喚
得來謂女曰適舟中所唱薄倖郎曲大佳請再反之女
歌云薄倖郎牽馬洗春泥人聲遠馬聲杳江天高山月
小掉頭去不歸庭中生白曉不怨別離多但愁懽會少
眠何處勿作隨風絮便是不封侯莫向臨邛去客於襖

此曲只應
天上有固
宜以玉笛
串之

舟中已帶
一騎極其
省事

中出玉笛隨聲便串曲終笛止彭驚歎不已曰西湖至
此何止千里咄嗟招來得非仙乎客曰仙何敢言但視
萬里猶庭戶耳今夕西湖風月尤盛曩時不可不一觀
也能從遊否彭畱心欲覘其異諾言幸甚客問舟乎騎
乎彭思舟坐爲逸荅言願舟客曰此處呼舟較遠天河
中當有渡者乃以手向空招曰船來船來我等要西湖
去不吝償也無何彩船一隻自空飄落烟雲繞之衆俱
登見一人持短棹棹末密排修翎形類羽扇一搖則清
風習習舟漸上八雲霄望南游行其駛如箭踰刻舟落

而行冷然善也

○自是李郭同舟○知帶一馬

○劉子○御風

咄嗟招來
拔窗送去
幾不知其
仙耶鬼耶
只以鄰船
一語點明

水中但聞絃管。教曹鳴聲。聒出舟一望。月印烟波。游
船成市。榜人罷棹。任其自流。細視真西湖也。客於曠後
取異肴佳釀。懽然對酌。少間一樓船漸近。相傍而行。隔
窗以窺。中有二三人圍棋。喧笑。客飛一觥向女曰。引此
送君行。女飲間。彭依戀徘徊。惟恐其去。蹴之以足。女斜
波送盼。彭益動情。要後期。女曰。如相見。愛但問娟娘名
字。無不知者。客即以彭綾巾授女。曰。我爲若代訂三年
之約。卽起托女子於掌中。曰。仙乎。仙乎。乃拔鄰窗捉女
入窗。窗眼數寸。女伏身蛇遊而進。殊不覺隘。俄聞鄰船

點題極妙之

用筆超脫
乃爾

三人舟去
一人騎歸
其占曰三
人行則損
一人一人
行則得其
女

曰娟娘醒矣舟即盪去遙見舟已就泊舟中人紛紛並
去游興頓消遂與客言欲一登岸畧同眺矚纔作商確
舟已自攏因而離舟翔步覺有里餘客後至牽一馬來
其人也折簡邀來忍使銜杯返去乎
令彭掇之即復去曰待再假兩馬來久之不至行人已
稀仰視斜月西轉天色向曙邱亦不知何往捉馬營營
進退無主振轡至泊舟所則人船俱失念腰囊空匱信
益憂皇天大明見馬上有小錯囊探之得白金三四兩
買食凝待不覺向午計不如暫訪娟娘可以徐察邱耗
此訊娟娘名字並無知者輿轉蕭索次日遂行馬調良
前日名士

是名士而
素有隱慝
也者調良
則其德矣

人而馬馬
而人馬渺
而邱縶兩
目啟閉時
其人馬幾
希之介耶
特恐既下
馬糞數枚
口一能言
故熊復作
卽馬齒加
長依然張

此時名馬

幸不蹉劣半月始歸方三人之乘舟而上也齋僮歸白
主人已仙去舉家哀涕謂其不返彭繫馬而入家人驚
喜集問彭始具白其異因念獨還鄉井恐邱家聞而致
詰戒家人勿播語次道馬所由來衆以仙人所遺便悉
詣廐驗視及至則馬頓渺但有邱生以草韁繫櫪邊駭
極呼彭出視見邱垂首棧下面色灰死問之不言兩目
啟閉而已彭大不忍解伏榻上若喪魂魄灌以湯醢稍
稍能咽中夜少蘇急欲登廁扶掖而往下馬糞數枚又
少飲啜始能言彭就榻研問之邱云下船後彼引我開

脈價興外
疆中乾耳

以馬乘馬
絕妙畫圖

語至空處。戲拍項頰。遂迷悶顛踣。伏定少刻。自顧已馬。
心亦醒悟。但不能言耳。是大耻辱。誠不可以告妻子。乞
勿洩也。彭諾之。命僕馬馳送歸。彭自是不能忘情於娟。
娘。又三年。以姊丈判揚州。因往省視。州有梁公子。與彭
通家。開筵邀飲。卽席有歌姬數輩。俱來祇謁。公子問娟
娘家人。白以病。公子怒曰。婢子聲價自高。可將索子繫
之來。彭聞娟娘名。驚問其誰。公子云。此倡女。廣陵第一。
人緣有微名。遂倨而無禮。彭疑名字偶同。然突突自急。
極欲一見之。無何娟娘至。公子盛氣排數。彭諦視真中。

聞度舊曲
宛似當年
惜無玉笛
串之且座
中無馬只
有豚犬耳

綾巾渡苦
海仙人果
是多情

秋所見者也。謂公子曰：是與僕有舊。幸垂原恕。娟娘向
彭審顧，似亦錯愕。公子未遑深問，卽命行觴。彭問薄倖
郎曲猶記之否。娟娘更駭目。汪移時始度舊曲，聽其聲
宛似當年。中秋時酒闌，公子命侍客寢。彭捉手曰：三年
之約，今始踐耶。娟娘曰：昔日從人泛西湖，飲不數卮，忽
若醉朦朧間，被一人攜去，置一村中。一僮引妾入席中，
三客君其一焉。後乘船至西湖，送妾自窗櫺歸。把手殷
殷，每所疑念，謂是幻夢。而綾巾宛在今猶什襲藏之。彭
告以故，相共歎咤。娟娘縱體人懷，哽咽而言曰：仙人已

回頭一笑
百媚生絕
妙結筆

作良媒君勿以風塵可棄遂捨念苦海人彭曰舟中之
約一日未嘗去心卿儻有意則瀉囊貨馬所不惜耳詰
旦告公子又稱貸於別駕千金削其籍攜之以歸偶至
別業猶能認當年飲處云

異史氏曰馬而人必其爲人而馬者也使爲馬正恨其
不爲人耳獅象鶴鵬悉受鞭策何可謂非神人之仁愛
之乎卽訂三年約亦渡苦海也

名士

見卷三
織成

折簡

見卷二
嬰寧

剝啄

韓愈——行剝剝啄
啄有客至門注——

叩門

不介而見

孔叢子士無介
不見注介因也

扶風豪士之曲

唐李
白作

陽春

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于郢中者其為一白雪國中倡而和之者不過數十人封侯

王昌齡聞怨詩聞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莫向臨

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叩去臨叩見卷二阿寶相如之貧注孟郊古別離

一咄嗟見卷四榜人前漢司馬相如傳一歌聲小

錯囊杜甫詩金錯囊垂聲通家見卷一什襲見卷一苦海見卷七

頭別駕杜氏通典一從事吏一人從刺史行部別

唐並為郡官

江南梅孝廉耦長言其鄉孫公為德州牧鞠二奇案初

村人有爲子娶婦者。新人入門。戚里畢賀。飲至更餘。新郎出見新婦。炫裝趨轉舍後。疑而尾之。宅後有長溪。小橋通之。見新婦渡橋。逕去。公疑呼之。不應。遙以手招壻。壻急趁之。相去盈尺。而卒不可及。行數里。入村落。婦止。謂壻曰。君家寂寞。我不慣住。請與郎暫居。妾家數日。便同歸。省言已。抽簪扣扉。軋然有女僮出。應門。婦先入。不得已從之。旣入。則岳父母俱在堂上。謂壻曰。我女少嬌。慣未嘗一刻離膝下。一旦去故里。心輒戚戚。今同郎來。甚慰係念。居數日。當送兩人歸。乃爲除室牀褥備具。遂

居之家中容見新郎久不至其索之室中惟新婦在不
知壻之所往由此遐邇訪問並無耗息翁媼零涕謂其
必死將半載婦家悼女無偶遂請於村人父欲別醮女
村人父益悲曰骸骨衣裳無可驗證何知吾兒遂爲異
物縱其奄喪周歲而嫁當亦未晚胡爲如是急也婦父
益銜之訟於庭孫公怪疑無所措力斷令待以三年存
案遣去村人子居女家家人亦相忻待每與婦議歸婦
亦諾之而因循不卽行積半年餘中心徘徊萬慮不安
欲獨歸而婦固畱之一日合家遑遽似有急難倉卒謂

乃得紅鸞命

壻曰本擬三三日遣夫婦偕歸不意儀裝未備忽遭閔
凶不得已即先送郎還於是送出曰旋踵急返周旋言
動頗甚草草方欲覓途行回視院字無存但見高塚大
驚尋路急歸至家慙言端末因與投官陳訴孫公拘婦
父諭之送女子歸始合卺焉

剽竊新郎幾致新人再醮無情無恥乃至乎斯至萬
不得已而送歸猶餘言儀裝未備又何詐也特不識
其所云遘閔凶者何事耳

梅孝廉耦長名庚宜坡人康熙辛酉順天舉人村落見卷二鳳陽士人醮見卷

聊齋志異卷八仙人島 五十五

陸異物

見卷二

合番

見卷一
嬌娜

仙人島

王勉字電齋靈山人有才思憂冠文場心氣頗高善諧

不過如此何得驕人

罵多所陵折偶遇一道士視之曰子相極貴然被輕薄

輕薄

孽折除幾盡矣以子智慧若反身修道尚可登仙籍王

嗤曰福澤誠不可知然世上豈有仙人道士曰子何見

之卑無他求卽我便是仙耳王益笑其誣道士曰我何

足異能從我去真仙數十可立見之問在何處曰咫尺

耳遂以杖夾股間卽以一頭授生令如已狀囑合眼呵

曰起覺杖粗於五斗囊凌空翕飛潛捫之鱗甲齒齒焉
駭懼不敢復動移時又呵曰止卽抽杖去落巨宅中重
樓延閣類帝王居有臺高丈餘臺上殿十一楹宏麗無
比道士曳客上卽命僮子設筵招賓殿上列數十筵鋪
張炫目道士易盛服以同少頃諸客自空中來所騎或
龍或虎或鸞鳳不一其類又各攜樂器有女子有丈夫
皆赤其兩足中獨一麗者跨彩鳳宮樣牀束有侍兒代
抱樂具長五尺以來非琴非瑟不知何名酒旣行珍肴
雜錯入口甘芳並異常饅王默然寂坐惟目注麗者心

愛其人而又欲聞其樂竊悲其終不一彈也酒闌一斐
倡言曰蒙崔真人雅召今日可云盛會自宜盡懽請以
器之同者共隊爲曲於是各合配旅絲竹之聲響徹雲
漢獨有跨鳳者樂伎無偶羣聲旣歇侍兒始啟繡囊橫
陳凡上女乃舒玉腕如擣箏狀其亮數倍於琴烈足開
胸柔可蕩魄彈半坎許合殿寂然無有欬者旣闌鏗爾
一聲如擊清磬共贊曰雲和夫人絕調哉大衆皆起告
別鶴唳龍吟一時並散道士設寶榻錦衾備王寢處王
初睹麗人心情已動聞樂之後涉想尤勞念已才調自

合芥拾青紫。富貴後何求。弗得頃刻百緒亂。如蓬麻道
士似已知之。謂曰。予前身與我同學。後緣意念不堅。遂
墮塵網。僕不自他於君。實欲拔出惡濁。不料迷晦已深。
夢夢不可提悟。今當送君行。未必無復見之期。然作天
仙須再劫矣。遂指階下長石。令閉目坐。堅囑無視。已乃
以鞭驅石。石飛起。風聲灌耳。不知所行幾許。忽念下方
景界未審何似。隱將兩眸微開一綫。則見大海茫茫。渾
無邊際。大懼。卽復合而身已隨石俱墮。砰然一聲。汨沒
若鷗。幸夙近海。畧諳泅浮。聞人鼓掌曰。美哉。跌乎危殆。

方急一女子援登舟上且曰吉利吉利秀才中涇矣視

之年可十七八顏色艷麗王出水寒慄求火燎衣女子

言從我之家當為處置苟適意勿相忘王曰是何言哉

我中原才子偶遭狼狽過此圖以身報何但不忘女子

以焯催艇疾如風雨俄已近岸於艚中攜所采蓮花一

握導與俱去半里八村見朱戶南開進歷數重門女子

先馳入少間一丈夫出是四十許人揖王升階命侍者

取冠袍襪履為王更易既詢邦族王曰某非相欺才名

畧可聽聞崔真人切切眷愛招昇天闕自分功名反掌

狂妄之言
如初脫口

齒德二字
爲輕薄子
作陪客

以故不願棲隱。丈夫起敬曰：此名仙人，鳥遠絕人世。文
若姓桓，世居幽僻，何幸得覲名流？因而殷勤置酒。又從
容而言曰：僕有二女，長者芳雲，年十六矣；祇今未遭良
匹。欲以奉侍高人，如何？王意必采蓮人離席稱謝。桓命
於鄉黨中招二三齒德來，顧左右立喚女郎。無何，異香
濃射，美姝十餘輩擁芳雲出，光艷明媚，若芙蕖之映朝
日。拜已，卽坐羣姝列侍。則采蓮人亦在焉。酒數行，一垂
髻女自內出，僅十餘齡，而姿態秀曼，笑依芳雲肘下。秋
波流動，桓曰：女子不在閨中，出作何務？乃顧客曰：此綠

先以幼女
抑之而許
其能記典
墳又合對
客吟詩桓
之意已可
見矣奈何
不知進上
徒自取辱
哉

再三誦之
不置一詞
鄰叟自是
妙人即所
謂齒德也

詼諧語巧

四八五

○非○是○竟○弄○欲○使○之○聞○之○

雲○卽○僕○幼○女○頗○慧○能○記○與○墳○矣○因○令○對○客○吟○詩○遂○誦○竹
枝○詞○三○章○嬌○婉○可○聽○便○令○傍○姊○隅○坐○桓○因○謂○王○郎○天○才
宿○構○必○富○可○使○鄙○人○得○聞○教○否○王○慨○然○誦○近○體○一○作○顧
盼○自○雄○中○二○句○云○一○身○剩○有○鬚○眉○在○小○飲○能○令○魂○磊○消
鄰○叟○再○三○誦○之○芳○雲○低○告○曰○上○句○是○孫○行○者○離○火○雲○洞
下○句○是○猪○八○戒○過○子○母○河○也○一○座○鼓○掌○大○笑○桓○請○其○他
王○述○水○鳥○詩○云○渚○頭○鳴○格○磔○忽○忘○下○句○甫○一○沉○吟○芳○雲
向○妹○咕○咕○耳○語○遂○掩○口○而○笑○綠○雲○告○父○曰○渠○爲○姊○夫○續
下○句○矣○云○狗○腓○響○膈○巴○合○席○粲○然○王○有○慙○色○桓○顧○芳○雲

而捷虐而
文題解不
何虛論文
欲解之適
以嘲之耳
語特渾淪
入妙

吞吐抑揚
敘事妙品

怒之以目王色稍定桓復請其文藝王意世外人必不
知入股業乃炫其冠軍之作題爲孝哉閔子騫二句破
云聖人贊大賢之孝緣雲顧父曰聖人無字門人者孝
哉一句卽是人言王聞之意興索然桓笑曰童子何知
不在此只論文耳王乃復誦每數句姊妹必相耳語似
有月旦之詞但嚅囁不可辨王誦至佳處兼述文宗評
語有云字字痛切緣雲告父曰姊云宜刪切字衆都不
解桓恐其語嫚不敢研詰王誦畢又述總評有云羯鼓
一槌則萬花齊落芳雲又掩口語姊兩人皆笑不可仰

以四過為
總評乃真
是字字痛
切

神氣沮喪
徒有汗淫
是才子受
用屢被諒
辱頸縮如
龜是才子
身分望洋
堪羞藏拙
絕筆是才
子下落

緣雲又告曰姊云羯鼓當是四過衆又不解緣雲啟口
吞吐極佳頓挫人妙
欲言芳雲忍笑訶之曰婢子敢言打煞矣衆大疑互有
猜論緣雲不能忍乃曰去切字言痛則不通鼓四過其
嘲笑虐極矣
云不通又不通也衆大笑恒怒訶之因而自起泛卮謝
不遑王初以才名自詡目中實無千古至此神氣沮喪
徒有汗淫恒諛而慰之曰適有一言請席中屬對焉王
本欲決一而慰之乃適以成龜
予身邊無有一點不似玉衆未措對緣雲應聲曰龜翁
一子緊接上徒有汗淫妙不可言
頭上再著半夕即成龜芳雲失笑呵手扭脇肉數四緣
若○有○知○若○無○知○若○有○意○若○無○意○
雲解脫而走回顧曰何預汝事汝罵之頻頻不以爲非

確是小女
子語若有
知若無知
何預汝事
句令人絕
倒
不徒語言
爲虐狂妄
人不得不
羞
真是良言
願普天下
才子俯首
受教
色授手語
此中無妙
不包無微
不到

○語○口○吻○絕○妙○
宵他人一句便不許耶恒咄之始笑而去鄰叟辭別諸
婢導夫妻入內寢燈燭屏榻陳設精備又視洞房中牙
籤滿架靡書不有畧致問難響答無窮王至此始覺望
○井○底○蛙○至○此○乃○只○天○日○
洋堪羞女喚明璫則采蓮者趨應由是始識其名屢受
誚辱自恐不見重於閨門幸芳雲語言雖虐而房幃之
內猶相愛好王安居無事輒吟哦女曰妾有良言不知
○千○古○良○言○願○自○負○之○才○子○皆○同○俯○伏○
肯嘉納否問何言曰從此不作詩亦藏拙之一道也王
大慚遂絕筆久之與明璫漸狎告芳雲曰明璫與小生
有拯命之德願少假以辭色芳雲許之每作房中之戲

簡而談而旨

招與共事兩情益篤時色授而手語之芳雲微覺責詞

疊加王惟喋喋強自解免一夕對酌王以爲寂勸招明

璫芳雲不許王曰卿無書不讀何不記獨樂樂數語芳

雲曰我言君不通今益驗矣句讀尙不知耶獨要乃樂

文錦心綉口

於人要問樂孰要乎曰不一笑而罷適芳雲姐妹赴鄰

女之約王得間急引明璫綢繆備至當晚覺小腹微痛

淫縮頰此則淫汗縮陰

痛已而前陰盡縮大懼以告芳雲雲笑曰必明璫之恩

報矣王不敢隱實供之芳雲曰自作之殃實無可以方

畧既非痛癢聽之可也數日不瘳憂悶寡歡芳雲知其

語亦巧合
特嫌其侮

絕妙醫手
絕妙靈咒

意亦不問訊。但凝視之。秋水盈盈。朗若曙星。王曰。卿所
謂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芳雲笑曰。卿所謂胷中不正。則
眸子眊焉。蓋沒有之。沒俗讀似眊。故以此戲之也。王失
笑。哀求方劑。曰。君不聽良言。前此未必不疑妾爲妬。不
知此婢原不可近。曩實相愛。而君陷東風之吹。馬耳故
唾棄。不相憐。無已。爲苦治之。然醫師必審患處。乃探衣
而咒曰。黃鳥黃鳥。無止于楚。王不覺大笑。笑已而瘳。踰
數月。王以親老子幼。每切懷思。以意告女。女曰。歸卽不
難。但會合無日耳。王涕下交頤。哀與同歸。女籌思再三。

憑空結構
在若有若
無之間便
畢生受用
不盡

一生兒戲
視人受害
不淺

始許之。桓翁張筵祖餞。綠雲提籃人曰。姊姊遠別。莫可
持贈。恐至海南。無以爲家。夙夜代營宮室。勿嫌草創。芳
雲拜而受之。近而諦視。則用細草製爲樓閣。大如櫟小
如橘。約二十餘座。每座梁棟椳題。厯厯可數。其中供帳
牀榻。類麻粒焉。王兒戲視之。而心竊歎其工。芳雲曰。實
與君言。我等皆是地仙。因有宿分。遂得陪從。本不欲踐
紅塵。徒以君有老父。故不忍違。待父天年。須復還也。王
敬諾。桓問陸耶。舟耶。王以風濤險。願陸出。則車馬已候
於門。謝別言邁。行踪驚駭。俄至海岸。王心慮其無途。芳

半世夢中
此時方醒

雲出素練一疋望南拋去化爲長堤其濶數丈瞬息馳
過堤亦漸收至一處潮水所經四望遼邐芳雲止勿行
下車取籃中草具偕明璫數輩布置如法轉眼化爲巨
第並入解裝則島中居無少差殊洞房內几榻宛然時
已昏暮因止宿焉早旦命王迎養王命騎趨諸故里至
則居宅已屬他姓問之里人始知母及妻皆已物故惟
老父尙存子善搏田產並盡祖孫莫可棲止暫僦居於
西村王初歸時尙有功名之念不愔於懷及聞此况沉
痛大悲自念富貴縱可攜取與空花何異驅馬至西村

攜抑之後
而與名士
多時密語
才子况味
已備嘗之
不能不現

見父衣服澤敝衰老堪憐相見哭各失聲問不肖子則
賭未歸王乃載父而還芳雲朝拜已燂湯請浴進以錦
裳寢以香舍又遙致故老與之談燕享奉過於世家子
一日尋至其處王絕之不聽入但予以甘金使人傳語
曰可持此買婦以圖生業再來則鞭撻立斃矣子泣而
去王自歸不甚與人通禮然故人偶至必延接盤桓于○磨○
抑過於平日獨有黃子介夙與同門學亦名士之坎壈
者王留之甚久時與密語賂遺甚厚居三四年王翁卒
王萬錢卜兆營葬盡禮時子已娶婦婦束男子嚴子賭

身說法也

亦少間矣。是日臨喪始得拜識。姑嫜芳雲一見許其能。家賜三百金爲田產之費。翼日黃及子往省視。則舍宇全渺不知所在。

異史氏曰。佳麗所在。人且於地獄中求之。况享壽無窮乎。地仙許攜姝麗。恐帝闕下虛無人矣。輕薄減其祿籍。理固宜然。豈仙人遂不之思哉。彼婦之口。抑何其虐也。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美才如周公。驕吝且不可况其未必果有乎。夫滿招損謙受益。書之言也。謙尊而光。卑不可踰。易之

言也抑抑威儀溫溫恭人詩之言也君子不欲多上人盈而蕩天之道舉趾高心不固傳之言也敖不可長志不可滿退讓以明禮記之言也學者所讀何書不此之求而徒沾沾焉以雕蟲小技得意自鳴嗚呼其亦弗思而已矣輕薄子好陵折人往往爲人陵折所謂自侮而人侮之也報施之道不惟不爽或且過當至當場出醜鼓掌雷同愧汗津津望洋興嘆平日之自稱才子者今則羞縮成龜矣况祿籍之減早于天怒哉安得淵博便利佳人爲之內助使彼夢夢者

拔惡濁提迷晦深納良言早知藏拙化盛氣而攜押
寓精明于渾厚即終其身不富貴而塵網已脫又何

殊乎地仙哉

宿構

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拔有識善屬文人每疑其宿構

塊磊消

世說王大目阮籍胸中壘

塊故須以

藏拙

隋唐嘉話徐陵聘齊魏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濟江沉之日

酒澆之

吾為魏

世上豈有仙人

虞翻語見吳志

雲和夫人

未詳禮大司樂

公藏拙

一一之琴瑟注雲和龍吟見卷三

苗生

芥拾青紫

前漢夏侯勝傳

山名產良材中琴瑟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日上病不明

經術經術苟明其

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注地芥謂

隱芥橫在地上者

天仙

夫草上在人曰人仙在天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化日神仙

四浮見

如齊志是斤平衣人仙人篇

六十四

三石狼狽

見前荷花三娘子

芙蕖映朝日

李白詩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

典墳

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孫行者離火雲洞猪八

戎過子母河

見西遊記 粲然

見卷一

八股

思綺堂文集註明制經書文取

士文自開講後率以對偶為股時號

月旦

見卷二阿寶

羯鼓一搥則萬花

齊落

南臯羯鼓錄

一破空透遠明皇極愛之○催花

見卷七

痛則不通

按言人身有痛處則血脈不通也見士材三書

望洋

見卷

六鵠

句讀

馬融長笛賦吟曲引者觀法于節奏察度于句投李善注說文曰逗止也投與逗古

異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按增韻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諷詠謂之讀今秘

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于字之旁讀分則微點于字之中間又王仁裕開天遺事載太白有天才每與人

談論皆成一一一一之讀古今韻會作大透切然則

一一即句投也法華經又作句逗是讀與投通又與

逗通秋水盈盈見卷二鳳東風吹馬耳李白詩世人

矣見卷二人開此皆掉頭

有如一一祖餞見卷二地仙見前天紅塵見卷六羅

一一一一聶小倩仙注利海市

天年見卷一物故見卷一空花釋典幻夢名士見

考城隍長清僧徒勞把足卷

二阿地獄見卷四龍

寶飛相公

胡四娘

程孝息劍南人少慧能文父母俱早喪家赤貧無衣食

業求傭為胡銀臺司筆札胡公試使文大悅之曰此不

長貧可妻也銀臺有三子四女皆祿中論親於大家止

○玄○花○

○老○眼○

胡四娘

胡四娘

胡四娘

胡四娘

胡四娘

胡四娘

胡四娘

胡四娘

有少女四娘孳出母早亡笄年未字遂贅程或非笑之
以爲惜耄之亂命而公弗之顧也除館館生俱備豐隆
羣公子鄙不與同食僕婢咸擲掄焉生默默不較長短
研讀甚苦衆從旁厭譏之程讀弗輟羣又以鳴鉦鎗聒
其側程攜卷去讀於閨中初四娘之未字也有神巫知
人貴賤徧觀之都無諛詞惟四娘至乃曰此真貴人也
其○實○本○諺○自○此○時○起○
及贅程諸姊妹皆呼之貴人以嘲笑之而四娘端重寡
言若罔聞知漸至婢媼亦率相呼四娘有婢名桂兒意

頗不平大言曰何知吾家郎君便不作貴官耶二姊聞

不怒不言
不慚作此
豈癡人所
能者惟真
不癡乃類
於癡惟真
是癡乃笑
其癡也

而囑之曰程郎如作貴官當挾我眸子去桂兒怒而言
曰到爾時恐不捨得眸子也二姊有婢春香曰二娘食
言我以雨晴代之桂兒益悲擊掌爲誓曰管教雨丁育
也二姊忿其語侵立批之桂兒號譁夫人聞知卽亦無
所可否但微哂焉桂兒譟訴四娘四娘方績不怒亦不
言績自若會公初度諸壻皆至壽儀充庭大婦嘲四娘
曰汝家祝儀何物二婦曰雨肩荷一口四娘坦然殊無
慙作人見其事事類癡愈益狎之獨有公愛妾李氏三
姊所自出也恒禮重四娘往往相顧恤每謂三娘曰四

內慧外樸
聰明渾而
不露一部
廿三史中
賢士大夫
德厚福全
古今共仰
反是而以
精明得禍
者亦指不
勝屈矣不
意閨中婦
女乃能如
是包羅人

被黜一節
小作頓挫

○就○李○夫○人○曰○中○輝○騰○即○以○收○束○上○文○
娘內慧外樸聰明渾而不露諸婢子皆在其包羅中而
不自知况程郎晝夜攻苦夫豈久爲人下者汝勿效尤
宜善之他日好相見也故三娘每歸甯輒加意相懽是
年程以公力得入邑庠明年學使科試士而公適薨程
縗哀如子未得與試旣離苦塊四娘贈以金使趨入遺
才籍囑曰曩久居所不被呵逐者徒以有老父在今萬
分不可矣倘能吐氣庶回時尚有家耳臨別李氏及三
娘賂遺優厚程入闈砥志研思以求必售無何放榜竟
被黜願乖氣結難於旋里幸囊資小泰攜囊入都時妻

此文勢之必然者上
下開鏈全
在此處

黨多任京秩恐見誚訕乃易舊名詭託里居求潛身於
大人之門東海李蘭臺見而器之收諸幕中資以膏火
爲之納貢使應順天舉連戰皆捷授庶吉士自乃實言
其故李公假千金先使紀綱赴劍南爲之治第時胡大
郎以父亡空置貨其沃墅因購焉旣成後遣輿馬往迎
四娘先是程擢第後有郵報者舉宅皆惡聞之又審其
名字不符叱去之適三郎完婚戚眷登堂爲餽姊妹諸
姑咸在獨四娘不見招於兄嫂忽一人馳入呈程寄西
娘函信兄弟發視相顧失色筵中諸眷客請見四娘姊

翻手爲雲
覆手雨炎
涼醜態極
力描出在
他人竭盡
心力只說
得一邊必
至顧此失
彼卽兩邊
並寫亦難
免糾纏拉
雜看其輕
描淡寫急
絃促嚮數
語中如珠
盤錯落如
飛瀑激揚
又鏗鏘增

妹又如是。恐其不至。乃竟肯來。缺申賀。
妹惴惴惟恐四娘銜恨不至無何翩然竟來申賀者提
缺○提○坐○缺○寒○喧○
坐者寒暄者喧雜滿屋耳有聽聽四娘目有視視四娘
缺○如○此○道○
口有道道四娘也而四娘凝重如故眾見其靡所短長
缺○住○
稍就安帖於是爭把瓊酌四娘方宴笑間門外啼號甚
急羣致怪問俄見春香奔入面血沾染共詰之哭不對
言○者○必○要○我○言○我○爲○汝○哭○矣○
二娘詞之始泣曰桂兒逼索眼睛非解脫幾缺去矣二
比○哭○泣○染○血○還○替○
娘大慙汗粉交下四娘漠然合座寂無一語客始告別
四娘盛妝獨拜李夫人及三姊出門登重而去眾始知
買墅者卽程也四娘初至墅什物多闕夫人及諸郎各

吟大聲發
千水上如
間無射之
音此為伺
等筆力
四娘凝重
如故前此
不怒不言
不慚忤人
所難能此
時不喜不
言不矜張
非人所不
能者春香
泣訴彼賄
挾眸子者
已無地自
容漠然處

以婢僕器具相贈遺四娘一無所受唯李夫人贈一婢
受之居無何程歸展墓車馬匱從如雲詣岳家禮公柩
次叅李夫人諸郎衣冠既竟已升輿矣胡公歿羣公子
日競資財樞弗顧數年靈寢漏敗漸將以華屋作山邱
矣程睹之悲竟不謀於諸郎刻期營葬事事盡禮殯日
冠蓋相屬里中咸嘉歎焉程十餘年歷秩清顯凡遇鄉
黨厄急罔不竭力二郎適以人命被逮直指巡方老為
程同譜風規甚烈大郎免婦翁王觀察函致之殊無裁
荅益懼欲往求妹而自覺無顏乃持李夫人手書往至

之視唾罵

更甚矣

報知已自

應如是諸

郎豚犬耳

惡足謀

對無情人

說鄙薄話

說揶揄話

說嘲笑話

說忿恚話

實只是對

癡人說癡

話皆一一

對付上文

更以貴人

二字隨口

挾出更出

都○不○敢○遽○進○覲○程○入○朝○而○後○詰○之○冀○四○娘○念○手○足○之○義○

而○忘○睚○眦○之○嫌○聞○人○既○通○卽○有○舊○媼○出○導○入○廳○事○具○酒○

饌○亦○頗○草○草○食○畢○四○娘○出○顏○色○溫○霽○問○大○哥○人○事○大○忙○

萬○里○何○暇○枉○顧○大○郎○五○體○投○地○泣○述○所○來○四○娘○扶○而○笑○

曰○大○哥○好○男○子○此○何○大○事○直○復○爾○爾○妹○子○一○女○流○幾○曾○

見○鳴○鳴○向○人○大○郎○乃○出○李○夫○人○書○四○娘○曰○諸○兄○家○娘○子○

都○是○天○人○各○求○父○兄○卽○亦○可○了○何○至○奔○波○到○此○大○郎○無○

詞○但○固○哀○之○四○娘○作○色○曰○我○以○爲○跋○涉○來○省○妹○子○乃○以○

○貴○人○二○字○從○自○己○口○中○說○出○史○妙○

大○訟○來○求○貴○人○耶○拂○袖○逕○入○大○郎○慚○憤○而○出○歸○家○詳○述○

力說一求
字快人快
語快文快
筆
徒取怨謗
此事乃真
類癡

大小罔不詬詈李夫人亦謂其忿逾數日二郎釋放甯
家衆大喜方笑四娘之徒取怨謗也俄自四娘遣价候
李夫人喚入僕陳金幣言夫人爲二舅事遣發甚急未
遑字覆聊寄微儀以代函信衆始知二郎之歸乃程力
也後三娘家漸貧程施報逾於常格又以李夫人無子
迎養若母焉

寫銀臺之卓識寫孝思之方學寫四娘之端默中間
雜以旁人之非笑諸子之鄙薄僕婢之揶揄神巫之
風鑑婢媼之嘲呼桂兒之忿恚紛紜雜還聒耳亂心

而若網在綱如衣挈領如陣步燕然首尾相應以敘
筆為提筆以間筆為伏筆人第賞其後半之工殊不知其得力全在此等處

五體

楞嚴經阿難聞已重復悲淚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五體謂手足與首也

銀臺

見卷四

筆札

見卷一考城隍笄見卷一青鳳

贅

見卷二蓮香

亂命

見卷十長

亭

椰揄

見卷一勞山道士

鉦

見卷四晚霞

食言

見卷五仇大娘

立批之

見卷

二會

初度

見卷二蓮香

效尤

左傳莊二十一年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曰王子

顏歌

舞不倦樂禍也二十一年鄭伯納

苦塊

見卷四金和尚

王享

王于西辟樂脩原伯曰鄭伯

苦塊

見卷四金和尚

蘭臺

杜氏通典御史大夫所居之署謂紀綱見卷一後漢以來亦謂之

餽

見卷三樂仲

寒暄

見卷二鳳陽士人

華屋山邱

曹植詩生存一處零落歸一

冠蓋

見卷四金和尚

直指巡方

見卷一嬌娜○池北偶談世祖時用部主事及中

書舍人等官假監察御史銜巡按各直省差竣都察院殿最之最者得陞京堂五品餘則仍回居本職不

直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而巡方亦停不遣

睚眦

見卷五續黃梁

閹人

見卷三廳魯公女

事

見卷三石清虛

奔波

見卷二鳳陽士人

僧術

黃生故家子才情頗贍夙志高騫村外蘭若有居僧某

素與分深既而僧雲遊去十餘年復歸見黃歎曰謂君

騰達久今尙白紵耶想福命固薄耳請爲君賄冥中主

賄冥中求
脫白紵千

卯齋志是方平家八胡四娘

七
八之七

古奇談第
不識主之
者何以少
此十千錢
而爲此賤
直以售也

者能置十千否。荅言不能。僧曰：請勉辦其半。餘當代假之。三日爲約。黃諾之。竭力典質如數。三日僧果以五千來付。黃家舊有汲井，水深不竭。云：通河海。僧命束置井邊。戒曰：約我到寺，卽推墮水中。候半炊時，有一錢泛起，當拜之。乃去。黃不解何術，轉念效否未定，而十千可惜，乃匿其九，而以一千投之。少間，巨泡突起，鏗然而破，卽有一錢浮出，大如車輪。黃大驚，旣拜，又取四千投焉。落下，擊觸有聲，爲大錢所隔，不得沉。日暮，僧至，譙讓之曰：胡不盡投？黃云：已盡投矣。僧曰：冥中使者止將一千。

鄙吝者原
非大器然
古之不鄙
吝而致科
甲者亦未
必果是大
器

去何以妄言黃實告之僧歎曰鄙吝者必非大器此子
下大
之命合以明經終不然科甲立致矣黃大悔求再禳之
僧固辭而去黃視井中錢猶浮以綆釣上大錢乃沉是
歲黃以副榜准貢卒如僧言

異史氏曰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
亦廉矣然一千准貢猶昂貴耳明經不第何值一錢

蘭若

見卷一
畫壁

雲遊

見卷四
金和尚

白紵

見卷一
葉生

明經

後漢書
鄭眾以

一一拜給事中唐選舉志其科之目有秀才有一禳
一有俊士有進士有明法有明筭有道舉有童子

見卷二

嬰寧

柳生

作用甚奇
如果有術
可求則月
老赤繩可
以繫可以
解何能作

周生順天宦裔也。與柳生善。柳得異人傳相人之術。嘗謂周曰。子功名無分。萬鍾之貲。尙可以人謀。然尊閭薄相。恐不能佐君成業。未幾婦果亡。家室蕭條。不可聊賴。因詣柳。將以卜。姻入客舍。坐良久。柳歸。內不出。呼之。再三始出。曰。我日爲君物色佳偶。今始得之。適在內作小術。求月老繫赤繩耳。周喜。問之。荅曰。甫有一人攜囊出。遇之。否。曰。遇之。褰褸若丐。曰。此君岳翁。宜敬禮之。周曰。緣相交好。遂謀隱密。何相戲之甚也。僕卽式微。猶是世

相人之術
 至知其女
 奇矣乃強
 合之而復
 禳之禳之
 而出於作
 泰迎賓假
 命贈馬則
 尤奇中之
 奇者以此
 推之可知
 禳禱更無

裔何至下昏於市僧柳曰不然犁牛尚有子何害周問
 曾見其女耶曰未也我素與無舊姓名亦問訊知之周
 笑曰尙未知犁牛何知其子柳曰我以數信之其人宛
 而賤然當生厚福之女但強合之必有大厄容復禳之
 周既歸未肯以其言爲信諸方覓之迄無一成一日柳
 忽至曰有一客我已代折簡矣問爲誰曰但無問宜速
 作黍周不喻其故如命治具俄客至益傳姓營卒也心
 內不合陽浮道與之而柳生承應甚恭少閒酒肴既陳
 以雜惡草具進柳起告客公子嚮慕已久每託某代訪

他術只是
盡人事

間中反面
點逗遂令
通體骨節
靈通

曩昔始得晤。又聞不日遠征。立刻相邀。可謂倉卒。主人
矣。飲間傳憂馬病不可騎。柳亦俯首爲之籌思。旣而客
去。柳讓周曰。千金不能買此友。何以視之。漠漠借馬騎。
歸因假周命登門持贈。傳周旣知稍稍不快。已無如何。
過歲將如江西投臬司幕。詣柳問卜。柳言大吉。周笑曰。
我意無他。但薄有所獵。當購佳婦。幾幸前言之不驗也。
能否。柳曰。並如君願。及至江西。值大寇叛亂。三年不得
歸。後稍平。選日遵路。中途爲上寇所掠。同難七八人。皆
劫其金貲。釋令去。惟周被虜。至巢盜首詰其家世。因曰。

強婚雖自
犁牛狗情
端由月老

我有息女欲奉箕帚當卽勿辭周不荅盜怒立命梟斬
周懼思不如暫從其請因從容而棄之遂告曰小生所
以踟躕者以文弱不能從戎恐益爲丈人累耳如使夫
婦得相將俱去恩莫厚焉盜曰我方憂女子累人此何
不可從也引入內牧女出見年可十八九蓋天人也當
夕合卺深過所望細審姓氏乃知其父卽當年荷囊人
也因述柳言爲之感歎過三四日將送之行忽大軍掩
至全家皆就執縛有將官三員監視已將婦公斬訖尋
次及周周自分已無生理一員審視曰此非周某耶蓋

卽前此物
色佳耦人
也

傳卒已以軍功授副將軍矣。謂僚曰：「此吾鄉世家名士，安得爲賊解其縛？」問所從來，周詭曰：「適江臬娶婦而歸，不意途陷盜窟，幸蒙拯拯，德戴二天。但室人離散，求借洪威，更賜瓦全。」傳命列諸俘，令其自認得之，餉以酒食，助以資斧。曰：「曩受脫驂之惠，旦夕不忘，但槍擗間不遑修禮，請以馬一匹、金五十兩助君北旋。」又遣二騎持信矢護送之。途中女告周曰：「癡父不聽忠告，母氏死之知有今日久矣。」所以偷日暮者，以少時曾爲相者所許，冀他日能收親骨耳。某所窖藏巨金，可以發贖父骨餘者。

攜歸尙足謀生。囑騎者候於路。兩人至舊處。廬舍已燼。於灰火中取佩刀掘尺許。果得金。盡裝人橐。乃返。以百金賂騎者。使瘞翁尸。又引拜母家。始行至直隸界。厚賜騎者而去。周久不歸。家人謂其已死。恣意侵冒。粟帛器具蕩無所存。及聞主人歸。大懼。闕然盡逃。有一姬一婢一老奴在焉。周以出死得生。不復追問。及訪柳。則不知所適矣。女持家逾於男子。擇醉篤者。授以貨。本而均其息。每諸商會計於簷下。女垂簾聽之。盤中悞下一珠。輒指其訛。內外無敢欺。數年夥商盈百。家數十巨萬矣。乃

遣人移親骨厚葬之

異史氏曰月老可以賄囑無怪媒妁之同於牙僧矣乃盜也有是女耶培塿無松栢此鄙人論耳婦人女子猶失之况以相天下士哉

月老

續幽怪錄韋固旅次繫攢進老人向月檢書看問囊中赤繩老人結以繫夫結定雖仇家異理

不能

倉卒主人

西京錄記曹元禮楚數學陳廣漢設偶繫甚陳日月倉卒客無倉卒主人

易也

元禮

以筋算曰姐上蒸豚

厨中

荔枝何不設陳大驚

物色

見卷一嬌娜

褻褻

見卷六羅刹海

市

市僧

正韻僧音僧會合市人者亦作禳見卷三

具

見卷一陸判

惡草具

見卷二張誠

息女

見卷二嬰寧

泉

見卷一畫皮

文

人見卷六 狐妾合 姁見卷一 名士見卷二 死全見卷五 伯言李

資斧見卷一 勞解驂之惠 禮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使子貢脫驂而賻

之搶攘見卷五 信矢會計 見卷一 巨萬見

四白牙儉 輟耕錄今人謂駟驢者為牙郎本謂之五秋練牙儉 耶主五易市物者也唐人書五作牙五與

牙相似培塿無松柏 世說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故訛耳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

一一薰蕕不同器坑雖不才義不為亂倫之始 按一一小阜也松柏大木也本左傳襄二十四年子太

叔語作部婁

聶政

懷慶潞王有昏德時行民間窺見女子輒奪之有王生

凜凜有生
氣至其完
璧歸趙不
戮一人鷹
犬喪威荒
淫奪魄昔
年之義俠
此口之閒
摩

妻爲王所睹遣輿馬直入其第女子號涕不伏強昇而
出王亡去隱身聶政之墓冀妻經過此得一遙訣無何
妻至望見夫大哭投地王惻動心懷不覺失聲從人知
其王生執之將加榜掠忽墓中一丈夫出手握白刃氣
甚威猛厲聲曰我聶政也良家子豈容強占念汝輩非
所白由姑且有恕寄語無道主若不改行不日將決其
首衆大駭棄車而走丈夫亦入墓中而沒夫妻叩墓歸
猶懼王命復臨過十餘日竟無消息心始安王自此淫
威亦少殺云

異史氏曰余讀刺客傳而獨服膺於軹深井里也其銳
身而報知已有豫之義白晝而殺卿相有鱗之勇皮面
自刑不累骨肉有曹之智至於制軻力不足以謀無道
秦遂使絕裾而去自取滅亡輕借樊將軍之頭何日可
能還也此千古之所恨而聶政之所嗤者矣聞之野史
其墳見掘於羊左之鬼果爾則生不成名死猶喪義其
視聶之抱義憤而懲龍至者爲人之賢不肖何如噫聶
之賢於此益信

昇見卷一
嬌娜

淫威詩周頌既有
一傳注大也

軹深井里史記刺客
列傳聶致

者————人也殺人避讐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求人可以
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之也嚴仲子至
門具酒自觴聶政母前奉黃金百鎰爲聶政母壽聶
政驚怪其厚嚴仲子曰臣有讐而行游諸侯衆矣然
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夫人粗
糲之資得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
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
肯受也然仲子卒脩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老母
死旣已葬聶政乃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
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老母以天年終仲
子所欲報讐者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曰臣之讐韓
相俠累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
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
車騎壯士可以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
去中間不甚連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
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
人徒獨行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侍衛

者甚衆聶政直人上階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次眼目
屠出腸遂以死韓取尸暴于市購問莫知誰子政姊
嫫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乃於邑曰其是吾弟
與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
刑以絕從妾其奈何長投身之誅終戚賢弟之名乃
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有豫之義史記刺客列傳豫讓
悲哀而死政之傍者晉人也故嘗事范
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
智伯伐趙襄子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而三分其
地豫讓遁逃山中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今智伯知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
愧矣乃變姓名為刑人人官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
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
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讐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人
也吾謹避之耳居頃之又據身為厲衣炭為啞使形
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頃之襄子當出讓
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為驚襄子曰必豫讓

也使人問之果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讓曰子不當事
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讐而反委贄
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
深也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故
我眾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
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
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
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讓讓拔劍三躍而擊之口
吾可以下報智伯有鱖之勇史記刺客傳鱖諸者吳
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
矣遂伏劍自殺
楚而知吳也知鱖諸之能乃進于公子光光伏甲士
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既酣光作為足疾人霍
室中使鱖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
王前鱖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有曹
之智史記刺客傳曹沐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
與齊侯三敗北莊公懼乃戲遂邑之地以和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曹沐執匕首劫桓公左右
其功而問曰子將何欲沐曰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

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地
曹沫投其匕首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解令如故

荆軻至何日可能還也見卷六絕裾而去見卷四其

墳見掘於羊左之鬼關中流寓志西差左伯桃間楚

梁山遇雪度不能俱生乃并衣與角哀伯桃入樹死

角哀至楚為中大夫王備祀塋伯桃角哀歸見伯桃

言墳地與則軻墓相近計欲相讐必東草為人手執

器械焚于墓前角哀從之夜復見伯桃來言目所焚

之人不得其川荆軻凶暴又有高執植為貼牢渎尸

出墓矣角哀遂自刎而死鄉老塋于伯桃墓前至夜

風雨大作雷電交加數聞之聲聞數十

里天明視之荆軻墓開曰骨散于墓前

二商

○止○此○五○字○皆○有○所○歸○矣

大商生○逢

莒人商姓者兄富而弟貧鄰垣而居康熙間歲大凶弟

聖の諭に敬孝弟を以て重人倫の一條

○且○心○之○論

○聰○能○照○給○
○映○目○視○候○
○造○指○

○聰○能○照○給○
○映○目○視○候○
○造○指○

○ ○ ○ ○ ○ ○ ○ ○ ○ ○ ○ ○ ○ ○ ○ ○

卷之四

○反○唇○相○稽○妙○於○語○言○

商及婦炮烙之呼聲甚慘二商曰彼固無情焉有坐視
兄死而不救者率子越牆大聲疾呼二商父子故武勇
人所畏懼又恐驚致他援盜乃去視兄嫂兩股焦灼扶
榻上招集婢僕乃歸大商雖被創而金帛無所立失謂
妻曰今所遺畱悉出弟賜宜分給之妻曰汝有好兄弟
不受此苦矣商乃不言二商家絕食謂兄必有以報久
之寂不聞婦不能待使子提囊往從貸斗粟而返婦怒
其少欲反之二商止之諭兩月貧餒慙不可支二商曰
今無術可以謀生不如鬻宅於兄兄恐我他去或不受

券而恤焉未可知縱或不然得餘金亦可存活妻以爲

不敢不告

然遣子操券詣大商大商告之婦且曰弟卽不仁我手

毒以利害言已云人心大商見得劉

足也彼去則我獨立不如反其券而周之妻曰不然彼

此之謂賊智

言去挾我也果爾則適墮其謀世間無兄弟者便都死

卻耶我高葺牆垣亦足自固不如受其券從所適亦可

真得計

以廣吾宅計定令二商押署券尾付直而去二商於是

徙居鄰村鄉中不逞之徒聞二商去又攻之復執大商

榜楚並兼梏毒慘至所有金貲悉以贖命盜臨去開廩

呼村中貧者恣所取頃刻都盡次日二商始聞乃奔視

觀二商婦
之所言所
行二商亦
可危矣二
商誠難得
矣

則兄已昏憤不能語。開目見弟但以手抓席而已。少頃
遂死。二商忿訴邑宰。盜首逃竄莫可緝獲。盜粟者百餘
人。皆里中貧民。州守亦莫如何。大商遺幼子纔五歲。家
既貧。往往自投叔所。數日不歸。送之歸。則涕不止。二商
婦頗不加青眼。二商曰。渠父母不義。其子何罪。因市蒸
餅數枚。自送之。過數日。又避妻子。陰負斗粟與嫂。使養
兒。如此以爲常。又數年。大商賣其舊宅。嫂得直足自給。
二商乃不復至。後歲大饑。道殣相望。二商食指益繁。不
能他顧。姪年十五。荏弱不能操業。使攜籃從兄貨胡餅。

死後乃有是語死後無拘束故也然則惜其不早死乎特恐其婦與同死猶不敢爲是言也與其死而憾之曷若生而教之楚之懲之甚且出之乃唯唯聽之惟恐拙之至此而日余憾之

耳。夜夢兄至。顏色慘戚。曰。余惑於婦言。遂失手足之義。弟不念前嫌。增我汙羞。所賣故宅。今尙空閒。宜僦居之。屋後蓬夥。下藏有害。金發之。可以小阜。使醜兒相從。長舌婦余甚憾之。勿顧也。旣醒。異之以重直。啗第主。始得就果發得五百金。從此棄賤業。使兄弟設肆廛間。姪頗慧。記算無訛。又誠慤。凡出八一錙銖。必告二商。益愛之。一日泣謂母。請粟。商妻欲勿與。二商念其孝。按月廩給之。數年家益富。大商婦病死。二商亦老。乃析姪家貲。割半與之。

余甚憾之
雖曰羞之
終空言之
誰其信之
而誰其憫
乏

異史氏曰。聞大商一介不輕取子。亦狷潔自好者也。然婦言是聽。憤憤不置。一辭。忍情骨肉。卒以吝死。嗚呼。亦何怪哉。二商以貧始。以素封終。爲人何所長。但不甚遵閭教。嗚呼。一行不同。而人品遂異。

婦有長舌爲厲之階。古今所同。慨嘆也。女子純陰。其性疑。習慣自然。終身莫解。賢媛懿德。固中不絕。晝而彼婦之見。翻覆雲雨。顛倒是非。狃以爲常。牢不可破。雖未必盡然而亦恒有之所不同者。閭教之有遵有不遵耳。彼大商者。獨非人心哉。閭令旣行。積威者漸。

至於舉家以聽不敢與聞縱有時一隙微明亦安能
如之何哉二商婦非喃喃然不能言者而二商之赴
其難撫其孤養嫂以終割貲而與遂乃富而且壽燕
翼詒謀以視牝雞司晨自殘半足卒之厚擁金貲未
能贖命歿時徒為扞席死後猶增汗羞孰重孰輕孰
得孰失不可惛然悟哉詩有之曰兄弟鬩于牆外禦
其侮易家人之初九爻曰閑有家悔亡二商有焉

舉火

見卷一賈兒

惡少

見卷二阿寶

炮烙

見卷五李伯言

琴

見卷四珊瑚

青

眼

見卷四阿纖白眼注

道瑾

左傳

胡餅

劉熙釋名

言以胡
麻著之也
長舌婦
詩大雅婦婦言是聽書秦誓
素封

見卷一

祿數

祿救固有
一定然以
多為不道
不信果報
之顯者而
使終其天
祿以死未
免便宜

某顯者多為不道夫人每以果報勸諫之殊不聽信適
有方士能知人祿數詣之方士熟視曰君再食米二十
石麵二十石天祿乃終歸語夫人計一人終年僅食麵
二石尚有二十餘年天祿豈不善所能絕耶橫如故逾
年忽病除中食甚多而旋飢一晝夜十餘餐未及周歲
死矣

除中按即消
滑疾也

手發熱中食甚多而欲吐一晝夜十餘發未幾因
一二而止食二十餘日未解吐下漸止而飲食
百酸二十日天無代孫謂夫人信一人孫平對食
百式士指喉人無端而衣士經脈曰食而食米二十
其惡甚多食不盡夫人曾以果薛樹刺之終不調言

漸







